

王清穆『農隱廬日記』（10）

王清穆研究会編注

解説

本号では「丙寅五月至八月」（1926年6月10日～10月6日）・「丙寅九月至十二月」（10月7日～1927年2月1日）の部分を掲載する。

この時期の最も大きな話題は前年より続く崇明県の堡市保坍事業である。王清穆は大通紗廠で定期的に理事会や顧問会議に参加している（六月初八・初九日，八月初三日，十一月二十日）。省から崇明に派遣する委員に元県長の王紹曾（溯沂）を希望したり（六月初六日），陳尚高を会計事務職にあてたり（七月初一日），朱少謙を保坍会保管処処長に推薦したり（十一月十八日）といった人事に関わる記述も見える。やはり最大の問題は予算であり，畝捐・紗花紗布捐・輪埠捐などの徴収（九月初九日，十月二十二・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初一・十二・十九・二十五・二十九日），堡市公善堂の経費調査（十月十八・二十日），地方款産処からの借用（六月二十八日，八月初一日，十二月十五日）といった記述が頻繁に見える。

なおこの間，省公署が崇明の里排厘正田制の改革を主張しているのに対し，王は先に清丈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と訴えている（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初一日）が，その根拠として，堡市保坍の費用の田畝捐の公平な徴収にも清丈が必要だと述べている（六月初五日）。税に関しては他に，百年來の塩税について考察を加えてこれを不当とし（六月二十五日），文章をまとめて塩務署などに送付して，その免除を主張している（七月初二・初五・初十・十一日，八月初三日）。

またやはり前年から続く，徒陽運河の開削事業によって江浙戦争の被災者救済を行う計画についても，馮曉青・蔣汝坊（伯言）や朱增元（愷儻）

と工程委員会の組織や貨物税の付加徴収について相談しており（六月二十三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初二・十七日，九月初三・初六日），他に北京の同郷会に，振務処に関税附加振捐の徒陽運河・劉河疏浚事業への支出を訴えるよう依頼したり（八月十九日），南京で陳陶遺省長に貨物税の件を訴えたりしている（九月初二日）。結果，一定の関税附加振捐が支出されることにはなったものの希望通り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に慨嘆している（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初十日）。この後，北京から趙椿年（劍秋）が徒陽運河工振款を送ってきたという記述が見える（十二月十七日）。

なお王は7月に國務院に太湖水利工程局督辦の辭職を要求する電報を送っている（六月十二日）。ただその後も，河海工科大学の李協（儀祉）に水利に関する持論を語ったり（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二日），水利に関する書籍の内容を書き写したり（十一月初五日）している。義和團賠償金を太湖水利に使用する提案を顔惠慶（駿人）に伝えるよう，周伝経（賛堯）と張子佩に依頼したという記述も見える（十二月十四日）。

この他，経営に関わる朝陽輪船会社が，大運輪船によって経営上の損失を受けたことについて，孫伝芳や陳陶遺省長に訴えたり（六月二十四・二十八日），股東大会・董事会で増便などの対応を検討したり正式の起訴を決定したりといった記述も見える（七月十四・十七・二十一日）。

時事問題に関しては，崇明で警察と商人の衝突から罷市が起きたこと（七月十八・十九日），国民革命軍の武漢占領の報道（八月初四日），孫伝芳軍による嘉興・杭州占領による混乱（九月十八日）などに関する記述がある。また，上海で国民党の鈕永健（楊生）から和平の困難について聞いたり（十月二十四日），孫伝芳軍が国民革命軍に敗北したことで，江蘇の自衛方法を検討したり（十一月初九日），浙江から上海への避難者を見たり（十一月二十二日）といった記述も見える。王自身も崇明で抗租が起きると，県長の依頼で文書を書いて告諭している（十二月初三・初七・初九・十八日）。

この他，張睿（畜庵）の死去（八月二十二日）は，清末以来の地域有力者としての紳士が徐々に退場していく状況を感じさせる。他には無尽と思われる記述（十二月初二日）が見えるのがやや興味深い。（小野寺史郎）

凡例

- ・原史料では正字と略字が混在しているが、活字化に当たり原則として常用漢字に統一した。
- ・句読点は全て活字化に際して付したもので、原史料には存在しない。書名の『』、文章名の「」も同じ。ただ（）記号は原史料の文中にもともと存在するので、そのまま写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訂正、加筆、割注、欄外の注記などは【】で示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削除跡は＝で示した。
- ・前号までの掲載分に既出の項目に関しては、注記を省略した。

第 35 号掲載分の訂正

- ・ 61 頁 (己未十一月初九日) × 施照台 ○ 施熙台

第 42 号掲載分の訂正

- ・ 90・96 頁 (乙丑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 施照台 ○ 施熙台
- ・ 117 頁 (丙寅四月初一日) × 放才 ○ 效才

農隱廬日記 丙寅五月至八月

【丙寅】五月初一日庚午陰微晴 七十七至八十七度

西風水小，改乘湖船。辰正，開行。逆風更番掉棹，非常遲緩。酉初，抵鎮夏登岸，步至行政公署。劉肖雲招待。酉正，詣林屋洞口，石上鐫天下第九洞天六字。又東南繞至陽谷洞，無礙菴而返。

五月初二日辛未晴 七十六至七十九度

巳刻，游石公山，見來鶴亭，側石上泐同治七年，顧石波，李丹厓到此十二字。蓋丹厓先生能刻金石，必其所自鐫也。劉肖雲備午膳。申初，往秦家堡，訪秦清之，少逸昆仲。少逸，光緒己丑舉人。旋僱舟出消夏灣，擬往龍渚山，以水淺不能行。至水平王廟略坐，飲開水解渴。酉正，折回行政公署。秦清之來，同晚膳。

五月初三日壬申陰雨 七十六至七十一度

辰刻，預備上船返蘇。肖雲以東北風，勸留一天。未幾，秦少逸來。渠與仲仁素相識，挽留尤力。肖雲架上有鄭板橋『道情』『家書』一冊¹⁾。道情十首是歌詞，家書十六通，皆板橋自書。付刊者，所論天人感應之理，立身處世之方，極為透徹，望而知為君子人也。戌刻，秦氏昆仲即在行政公署設筵招待，意甚殷勤。亥刻，散。

五月初四日癸酉陰晚雨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辰正，詣鎮夏上船，以東北風掉餞六七回。申正，抵胥口，即上坐船，仍用汽油船拖帶，在木瀆南遇重載酒船，港狹水小，兩無可讓。舟人皆下水推挽，歷兩刻許，才得通過。出木瀆東市，已酉正矣。經橫塘，大雨。約一時許，雨止。戌正二刻，達胥門，即返寓。

五月初五日甲戌晴 七十至七十八度

報載，上海四鄉旱乾狀況，已種稻秧，均苦旱而死。雖近兩日稍沛甘霖，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稻秧依然不能生存。浦東一帶農民，均將稻田翻耕播種棉花，以資生活。近來米價逐步增漲，白米已售至十八元有奇。最劣之紅米，亦售十二元一石。貧民生計，殊屬可慮。按，浦東為潮水可及之區，惜農家不知溝洫救旱之法，僅存少數稻田，亦不得灌溉，改為植棉，安得不患米荒耶。龔甥襄侯來。

五月初六日乙亥晴 七十至七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報載，松花江因亢旱已久，水勢大減，木筏早經杜絕，有數十萬石糧食，急待運輸，是中國東北部亦苦旱也。黃鑄侯，王治揆來。

五月初七日丙子晴 七十二至七十九度

施立先，頌嘉來。酉刻，訪仲仁，未值。晤柏生，略談。寫張滌珊訊。

五月初八日丁丑陰小雨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黃鑄侯，沈叔和來。巳刻，到局。柏生來談。造紙需用蒲草甚多，低田有宜草者，擬集公司領田植蒲。午正，返寓。江海颿來。

五月初九日戊寅雨陰 七十四至七十七度

巳刻，到局。写馮曉青，憚禹九訊。午正，返寓。

仲少梅長訂期邀議崇境道路事，報以書，略謂，古代井田之制，五溝五涂，大小相間，先通行水之道，而後及行人之道。自井田溝洫廢壞，二千年来水旱災祲，史不絕書。農乃大困，世人不察，汲汲唯道路交通是謀，一遇凶荒，張皇籌振，而絕不顧治田根本大計，至可怪已。吾崇田制，明溝橫河界面分明，尚不失溝洫遺意。然河港以潮流灌注，最易受淤。今夏苦旱，焉知秋間不發大水。預防之法，全在開河修岸，而道路亦可徐徐為之，持緩急輕重，不宜倒置耳。

五月初十日己卯晴 七十三至七十九度

夏節祀 先。写馮曉青訊。戌刻，赴立先，竹林宴月樓之約。同席有穎芝，漱芳，問潮諸君。

五月十一日庚辰晴 七十四至八十一度

程星恒，屈蘭九先後來。写陶遺省長訊，為星恒說項。写冷禦秋訊。戌刻，在功德林請客。施立先，頌嘉，黃鏄侯，沈叔和，樊少雲，龔儁儕，孫子修，龔亞虞皆到。亥刻，散。茅春台寄贈『師山詩存』一冊²⁾。其先德子貞先生遺著也。

五月十二日辛巳陰小雨 七十六至七十九度

吳興趙藁裳之弟澄懷病故。巳刻，往吊之。旋到局。午正，返寓。『新聞報』論外麥與米之輸入極堪注意。原文如下。外貨多一分輸入，即國中銀錢多一分輸出。此為吾國民財歷來一大漏卮。國人於是競謀提倡國貨，以期補救矣。使此種漏卮，而僅屬尋常日用之貨已，不能無水滴不穿之。懼今則日用最大之糧食品，亦且有輸入，驚人之報告矣。海關統計，坎拿大去年進口麥粉，多至三十一萬餘噸，以平均之值，三號貨自四十九元至五十一元半。率之其輸出之銀當為若干，非至可驚人者欤。華麥價低，而各廠商以坎麥成色高，仍爭相定購，則此後銷數之增，尚未可量，而外溢之銀錢，其驚人將尚有甚於此者，恐亦必至之勢耳。吾因而思及於米。採辦洋米以救米荒，勢固不得不然。惟代價之輸出，亦必不少。此又近來麥粉外之一種漏卮也。故吾以為一方面固不能不頭痛救頭，一方面尚宜急籌治本。若

米若麥，應如何，力謀善後改良之策，以裕生產，而塞漏卮，又國人所極應注意之事也。

【夏至】五月十三日壬午雨陰 七十三至七十五度

常州于瑾懷來，為籌浚常鎮運河事，談五刻而去。余以太湖流域水利因說多種贈之。『新聞報』論中國食糧不足。目前之工商狀況，表面似尚活潑，實際已極困憊。經濟情形，表面似尚潤澤，實際已極枯竭。物價之騰貴，不知者以為經濟力之增大，生產能力之增加，對外貿易之進展，企業界之發達，其實皆非也。不言其他，請以農產論。我國為農業國。其在曩昔，一面以工藝品輸入，一面又以農產品輸出。換言之，即工藝品輸入之損失，尚可藉農產之輸出，有以補償之也。於今則何如。我國為世界著名之米產國，但產量向無確切統計，挹數年前日本人之調查報告謂，有三億石左右。依常理推測之，似尚近似，因全國國民一部分，以米為常食，而他一部分，則麥麵等為常食。是以米產不感缺乏，而尚覺有餘。往昔米糧輸出雖懸為厲禁，但先年日本因米糧不足，猶與我國官庁訂立合同，在江浙等省運米接濟。當時亦未嘗感覺米糧缺乏也。今日米糧之貴，達於極點，而外米雖源源輸入，猶感不足。吾以為米糧因偷運出洋關係而騰貴者，就國民經濟全體言之，尚不足憂。惟生產缺乏，供給不足，而影響與價格者，乃為國民經濟之大憂也。今之研究米問題者，不曰限止價格，即曰疏通來源。其所設施，雖不失為救急之方，但決非根本之計。憶民國十三年之貿易，入超金額中，米糧輸入金額，幾占其半。若長此以往，無法補救。又豈獨國民經濟上之損失。設一旦國家有事，民食問題如無法解決者，雖有堅甲利兵，亦將無所用之矣。吾以為今日之可憂者，厥惟糧食問題，而社會各種不良現象，胥於此起矣。按，此論極透徹。米糧之所以缺乏，水旱也，兵禍也，栽種鴉片也。半屬天災，半屬人禍。天災猶賴人事之補救。人而樂於為禍，孰從而救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³⁾，此之謂歟。

五月十四日癸未微雨陰 七十三至七十六度

冷禦秋來，為鎮江水利籌畫浚河事。寫施立先訊，附去黃梅垞先生光緒乙巳年由廣州寄余一緘，內言，縣志人物有漏略，事屬交吟秋審核。酉刻，柏生來，謂湖濱浚河，以人工開掘為宜。寫張滌珊訊。

五月十五日甲申陰半晴 七十三至七十九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檢查江南浙江通志，蘇松各屬府州縣志祥異類，摘出旱災年歲，為「太湖流域旱災攷」。寫徐德祿訊，寄寧。

五月十六日乙酉晴陰晚雷雨 七十六至八十三度

巳刻，到局。許秋帆寄贈浚浦局新出上海港口報告，係英文。令裴冠西訊之。午正，返寓。

五月十七日丙戌雨陰晚晴 七十九至八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亞虞言，龔宇晴患時疫病故。萬之三子喪其一。且宇晴主任國民小學，恐此後難於維持矣。

五月十八日丁亥雨陰 七十九至七十四度

甲子未造以前，伏羲，神農，皆荒遠難稽。黃帝有熊氏八年，初作甲子。自是以後，才有年代可紀。分錄如左，藉備查攷。

黃帝一百有三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摯五年【以上共三百四十年】。

唐堯一百年，又舜宅憂二年，虞舜五十年【以上唐虞共一百五十二年】。

夏四百三十九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周八百七十四年，七國二十八年【以上三代至七國末共一千九百八十五年】。

秦十五年，群雄爭立者三年。

漢二百一十年，新莽十五年，淮陽王更始一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後漢四十四年，又魏一年【以上漢魏共四百六十六年】。

晉五十二年，東晉一百零三年【以上兩晉共一百五十五年】。

宋五十九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隋二十九年【以上宋至隋共一百九十八年】。

唐二百八十九年。

梁十六年，唐十三年，晉十一年，漢四年，周九年【以上後五代共五十三年】。

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三年【以上兩宋共三百二十年】。

元八十八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八年【以上元至清末共六百三十二年】。

黃帝以來經歷七十七甲子，統計四千六百二十年，至民國十二年癸亥止。今歲丙寅，為七十八甲子之第三年。

五月十九日戊子陰半晴 七十四至七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初，訪張虎侯。寓在張良士巷內獅子街，書室甚精。午正，返寓。

五月二十日己丑陰雨 七十五至八十二度

午初，出城，乘十二點四十五分快車東行。見鐵路兩旁稻田得雨，正在插秧。此為吳興境內晚禾，崑山早禾，則旬日前已插齊矣。下午三點二刻抵滬，寓東方旅社。

五月二十一日庚寅晴 七十九至八十三度

巳刻，訪丁在君⁴⁾，未值。晤許秋颿，傳寫忱。申刻，偕雲岑至書肆，購『鄭板橋全集』、『左文襄家書』。戌刻，雲岑約往倚虹樓晚餐。

【陽歷七月一日】五月二十二日辛卯陰晚雨 七十八九度

巳刻，訪熊秉三，朱作舟⁵⁾，未值。寫馮曉青，蔣伯言訊。戌刻，約蔡翔如，陸定九，至倚虹樓晚餐。

五月二十三日壬辰大雨 七十六七度

午刻，在功德林請客。熊秉三，傳寫忱，許秋颿，孫詢芻，秦通理，程雲岑到。未正三刻，散。戌刻，池月樵【水警第四區區長】約陶樂春晚餐。同席有沈思齊，何子鈞【嘉祿緝私統領】。

五月二十四日癸巳陰半晴 七十四至八十一度

午正，赴許秋颿之約。同席有熊秉三，傳寫忱，袁伯夔⁶⁾。未正初刻，余先辭別，詣南市，上大運船，即開行。申正三刻，達堡口。繼生，譽民同行。即返農隱廬。

五月二十五日甲午陰夜雨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省盤表姪來，言二號長興沙慎字圈內，余家有連圩地，因檢查印婦証之。

省盤所携撥冊村七囟五甲，每甲六畝六分，共地三十三畝，即託其与個人接洽，留午膳而去。写束笈，子嘉訊。

五月二十六日乙未陰 七十五至七十九度

午刻，詣南堡，吊穀人之喪，並為題主。午膳後返，未正三刻矣。

五月二十七日丙申陰小雨 七十九八十度

南榮自上海來，報告統領瑞豐沙東北漲灘二千畝情形。写彭子嘉訊。

五月二十八日丁酉陰 七十六七度

楚良來，言省公署主張改革崇明里排厘正田制。此在未辦清丈以前礙難實行，属余致函陳省長，宜從清丈入手，勿事操切。写張滌珊訊。

【小暑】五月二十九日戊戌晴半陰 七十六至七十九度

賓九偕其弟与南九之子來。弟姪皆在南通甲種農業學校，本年下学期入四年級。明年暑假，可畢業矣。写平書，子嘉訊。

五月三十日己亥小雨陰 七十六七度

外沙灶戶邢殿鳳來，訴棧商抑佃，塩巡擾民種種情狀。城內蔡閩民，慶豐為小學教員，留心邑中塩務，兩次書來，為邢作不平之鳴，亦有心人也。余以『塩政雜誌』四十冊，借給參攷，可為維持灶戶生計云。

六月初一日【庚子】晴半陰晚雷雨 七十六至八十一度

為改革里排事致陳陶遺省長訊，略云，崇明設治，始於元初，迄今六百餘年。地当江海之衝，漲坍無定，元明兩代，治所五遷。清光緒中，坍近南門，督撫奏撥司道各庫銀兩，修築塘岸，賴以保障，否則將六遷矣。邑之田【賦】，分為六則。經制額糧，与他県同。所不同者，新漲蕩塗，撥歸里排。里排者，承催糧賦之里民也。額定一百一十囟，每囟十甲，都為一千一百甲。分年輪值，各有当年之役。每屆大丈之年，視漲灘之広狹，按囟甲而勻給之。多則甲可一二十畝，少則或止數分。揆古人定制之本意，以田授民，期於賦額無虧，亦以杜豪強爭奪也。雖里排轉輾售壳，仍不免為有力者所兼併，然祇零星分購，不復成大片段，非他處沙洲為少数人報

領占有者可比。故崇邑數百年來，民間無甚富甚貧，而休養生息，幸免離亂。尤以治田得溝洫遺意，為農者視築隄開河為分內事，用力較勤，其風尚使然也。惟地方所苦者莫如坍。被坍之戶，毀其室家，喪其田地。富者輒徙他鄉，貧者更無立錫之地。無告之民，振濟所不及，已失之產，糧賦猶未除。此一部份之父老昆弟，顛連困苦，至可憫已。故目前保坍工程，實為地方第一要政。而保坍經費，欲如前清之撥自庫帑，以今日民國政府財政之窮，殆不能有此希望，亦惟有就地自籌而已。保坍者，保土地之安全也。故經費宜從田畝抽捐，而以商捐輔之。崇邑田畝，無準確之魚鱗冊，必須趕辦清丈，使畝捐得公平之負擔。今保坍在堡市一區，清丈擬從堡市入手，先其所急也。頃聞台端有改革崇明里排之明令，此事應在清丈辦竣以後，從長計議，幸勿操之過蹙。且江流變遷，崇邑被坍之處甚多。堡市保坍，既有成議，他鄉必有繼起籌商者。將來里排舊制，果能取消，則崇境新漲蕩塗，必定標壳章程，所繳地佃，悉充保坍工程之用，以收之於里民者，仍用之於地方，向之漲坍無定者，或能人定勝天，一變而為有漲無坍，則崇邑賦額之增，不待言矣。事關地方興革，用敢拋實以聞。祈垂督焉⁷⁾。

六月初二日辛丑晴 七十七至八十三度

蘇州寄來大同電訊，城無恙涵社安六字，報紙所載大同戰況過甚，其詞跡多不確。

六月初三日壬寅晴半陰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張仲仁來訊，言蘇州青年會辦暑期講習會，約十數人擔任講演，推余任宋學，並屬邀蔚芝蒞會。余意，今日而言講學，不必強分門戶，特標漢學宋學之名。惟期有益於世道人心而已。無錫國學專習館講學資料必多，爰函請蔚芝寄示講義二三十通。

六月初四日癸卯陰微晴 八十至八十五度

求己小學放暑假。畢業學生七人，余為給憑。孫女鍾淑亦在其列。

六月初五日甲辰晴 八十一至八十八度

新任姚石樵⁸⁾ 縣長來。浙江臨安人，丁酉拔貢，壬寅舉人。曾任阜寧，高

郵等県。此次来崇，注重清丈田畝，自是地方應辦之事。余告以堡市保坍費，從田畝抽捐，必須先辦清丈，使畝捐得公平之負擔。堡市辦竣，再及他鄉，推行較易。留午膳而去，陸路回城。

六月初六日乙巳雷雨 八十一至八十五度

午後，前県長王溯沂來。堡市保坍工程，由県呈請省委駐崇，以資督率。王公辦事穩健，為地方人民所信仰。余即拋以函達省長，請其委任。楚良、繼生同來，留茶點而去。

六月初七日丙午晴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天氣甚熱。傍晚，詣大通紗廠，答候王溯沂，談三刻許即返。寫束筮訊。

六月初八日丁未晴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午後，詣大通廠，以保坍會職員會名義歡迎省委王溯沂，並開第三次理事會，修正章程數條。六時二刻，返。發孫馨帥訊。

六月初九日戊申晴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巳刻，會同王委員，履勘沙頭港東西坍勢。港東翼甥蘭汀，為效才姊丈之子。其宅前祇留二三十步，如果沿邊築樁完固，尚可保全。余五十年前曾到此宅，其時距海尚遠。拋稱坍沒三里有半，滄桑之變可畏也。旋渡過港西，步行里許，坍勢視港東較輕。午正一刻，別王委而返。

六月初十日己酉陰小雨午後晴 八十一至八十三度

寫莊思老訊，託束筮轉達。內子派洪升送被褥，單涼席來。

六月十一日庚戌晴 八十一至九十度

施調元來，為余鈔寫講義。

六月十二日辛亥晴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寫單束筮，沙武曾訊。寫張滌珊，曾孟樸訊。發國務院杜代閣⁹⁾揆電，云，太湖流域，頻歲旱潦，清穆職司水政，防患無方，既乏籌款之才。蓋重誤工之咎，自劾罷免，古義當然，伏祈另簡賢能繼任，籍策進行，或仿淞滬

商埠例，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伝芳兼撰統候裁奪。再浙江會辦莫永貞辭職，并請遴員簡任，不勝企禱。馬¹⁰⁾【陽歷七月二十一日也】。

六月十三日壬子晴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先君生忌設祭。

【大暑】六月十四日癸丑晴 八十二至九十一度
午刻，詣堡口，候船一時許，上朝陽。四時，至城宅。龔外甥女來。

六月十五日甲寅陰半晴 八十四至九十度
辰刻，姚石樵鼎長來。巳正，答訪之。至教育局，晤賓谷。寫龔重虞，張仲仁訊。

六月十六日乙卯晴晚雷雨 八十四至九十一度
辰正，詣双港陳亞雄家。亞雄為龔外甥女之婿，由北盤淤移此，新建築尚未竣工。陸君子青，余之同牕友也。今年七十，尚健。亞雄延於家師事之，昨亦來此得相晤。五十餘年前老友，止此一人矣。

六月十七日丙辰晴 八十四至九十度
寫吳挹清，彭子嘉訊。寫滬海道尹傅寫忱訊，為崇寶田業爭沙，請其裁奪，并改沙名。

六月十八日丁巳晴 八十二至九十二度
巳刻，進城。往返皆行四刻，蓋相距不過十里也。

六月十九日戊午晴 八十四至九十三度
寫束筮訊。

六月二十日己未晴 八十六至九十四度
笠仙繼配蔣夫人故。辰刻，往吊之。旋詣姚石樵鼎長，談兩刻。午刻，赴友潮之約，同席有嗜蓮，伯厚，吟秋，少谷，麗生諸君。未刻，散。

六月二十一日庚申晴 八十七至九十四度

卯正三刻，上朝陽船。嗜蓮來送贈余水蜜桃二十枝，云是西鄉耕新園所產者。近年頗行銷滬市，足與餘姚所產競爭。已初二刻，返農隱廬。

六月二十二日辛酉晴 八十五至九十三度

贈新五澗鄉董葉子嘉挽聯，云，慈喜公益，見義必為，廉勤雅負扮鄉望。野老田夫，感情都洽，哀悼驚傳蒿里歌。寫單束篋訊。

【陽歷八月一日】六月二十三日壬戌晴 八十四至九十一度

寫馮曉青，蔣伯言訊，謂宜從速組織委員會，成立後提議繼續帶徵貨稅二成，撥充浚河工振。寫吳挹清訊。

六月二十四日癸亥晴小雨 八十三至九十二度

寫快郵代電，致孫聯帥，陳省長，以大運輸船減價，損害股本，夜班危及商輪，請令吳知事從嚴取締。

六月二十五日甲子陰半晴 八十四至九十一度

臧吉雲警佐來，言姚縣長以行政書記罷工，另行招攷新書記。惟全班皆生手，恐辦公難免遲延錯誤之虞。

百年来塩稅輕重之比較

道光二十一年塩課共銀七百五十萬零二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一五合銀幣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三千八百六十八元有奇【見王文勤『熙朝紀政』¹¹⁾】。

宣統三年預算，次年塩課收入，共銀四千七百五十七兩【萬】五千四百八十六兩。一五合銀幣七千一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元【見『宣統財政部總預算表』】。

民國以來，塩務署稅收在九千萬元以上，視道光中幾加至七倍。塩為日用必需品，故課稅輕，則人民負擔之痛苦亦輕。課稅重，則人民負擔之痛苦亦重。今政府不能改革積弊，就場徵稅，破除引界，而專務取盈稅額，甚至更於稅外加價。是徒使食官塩者，累增其負擔，而私塩充斥之區，仍食無稅之塩。故塩之稅率愈高，不平均亦愈甚。自善後借款成立，塩稅作為担保，設立稽核總所，聘洋員為會辦。由是改革塩政計畫，須得內外人士之贊同。彼外人祇求借款本息，有著政策不良，稅重病民，非其意念所及。

而我政府中人，又以國內戰爭不息，鹽稅徵收之權，大半為各省軍人所奪，處此紊亂時代，更無改革可言。

今世學者多主張食鹽無稅。各國自昔有稅，而今已廢止者，如歐洲英國與比利時是。其他收稅諸國亦大率力求減輕。獨我中華，非但無廢止減輕之希望，即求擔負公平，而不可得。抑何不幸而為民國之民也¹²⁾。

崇邑請免地丁帶徵鹽課之攷証

鹽法誌載明嘉靖間，以水鄉僉補灶丁，不諳煎鹽，免與民一體當差，其名下應納稅銀，由與通融均派於秋糧餘米內，併入地丁統徵分解，名曰水鄉。清代因之。浙運司所轄兩浙江南共四十州縣。隸於浙者，曰仁和【今為杭縣】，海寧，嘉興，秀水【今併嘉興】，嘉善，海鹽，石門【今為崇德】，平湖，桐鄉，歸安【今為吳興】，定海，鄞縣，慈谿，鎮海，山陰【今為紹興】，會稽【今併紹興】，蕭山，餘姚，上虞，嵊縣，黃岩，太平，永嘉，樂清，瑞安，平陽。隸於蘇者，曰長洲【今為吳縣】，吳江，震澤【今併吳江】，川沙，華亭【今為松江】，婁縣【今併松江】，奉賢，金山，上海，南匯，青浦，鎮洋【今併太倉】，崇明，海門¹³⁾。共額徵正課銀四萬九百九十九兩有奇。此水鄉之攷証也。屬於鹽課性質。

包課一項，惟崇明，定海，海門三州縣有之。而其例則始於崇明。康熙十八年，題定做照長蘆成案，不設商引，聽民煎食，每年計丁按引包課。定海縣【州】於康熙三十三年，海門州於乾隆三十八年，均以情勢與崇明相同，先後援案辦理，計十三丁包一引之課。此包課之攷証也。屬於鹽課性質。

兩浙各場應徵灶課，及松江府屬各縣，並川沙，海門，崇明三州縣，所徵水鄉錢糧，自康熙二十八年始，按正課每兩隨徵河餉銀三分，共徵銀二千六百九十七兩四錢四分二厘。如遇荒歉，隨正按數核減，解存司庫，按年解漕督衙門銀二千兩，作南河河工之用。此河餉之攷証也。屬於附加稅性質。

滴珠一項，係備傾鎔火耗之用。緣鹽課納自民間，類多碎銀，必經爐匠鑄製成錠而後解庫，不無折耗，以此彌補之。其名昉自明代萬曆二十二年，時寧夏用兵，議加滴珠寧餉二項。清初免徵，順治十年，部劄復將滴珠一項頒行引目。行之數年，鹽壅課逋。十七年，經巡鹽御史李贊元題准帶課不行鹽，無論與城課商課，均每兩隨徵一分，或盈或縮，悉視正課為準。自此各與場徵解水鄉灶課，均合正珠併解司庫，亦不劃分兩項。此滴珠之

攷証也。屬於增加稅性質。

凡兩浙各庁州県場所，所徵水郷灶課錢糧，自康熙二十五年始，每正銀一兩，隨徵車脚銀七厘。年額共應徵銀八百四兩九分三厘。如遇災荒年分，收數隨正減少。向歸外銷，作為領解京餉委員舟車水脚之用。此車脚之攷証也。屬於增加稅性質。

崇明塩課內，額徵備荒雜餉銀二百七十兩三錢九分一厘，隨徵滴珠銀二兩七錢四厘，車脚銀一兩八錢九分三厘，共年徵銀二百七十四兩九錢八分八厘。此於解部項下留存備荒。蓋備各場荒歉，用以賑濟灶丁者也。此備荒之攷証也。屬於增加稅性質。

以上屬於塩課性質者兩項，屬於增加稅性質者四項¹⁴⁾。財政部僅允免除包課一項，其餘各項謂純係丁漕性質。仍令徵解，實屬解糶錯誤，不可以不辨。

六月二十六日乙丑晴微陰 八十五至九十四度

施譽民來。橫沙保坍狀況，譽民略有所聞。余託其再行詳細調查。写姚景長，朱楚良訊。

六月二十七日丙寅晴 八十六至九十三度

写張滌珊訊。

六月二十八日丁卯晴 八十六至九十四度

写李麟洲，朱楚良訊。余擬向款產處商借貳萬元，先行備料，興築堡口保坍工程，屬楚良與麟洲接洽。写朝陽輪船公司董事局訊，為取締大運輸船營業事。

六月二十九日戊辰晴 八十三至九十一度

天氣酷熱，又苦久旱。稻有蟲害，花又受損。吾崇治田得溝洫遺意，雖以旱而荒，必較他處為輕。

【立秋】七月初一日己巳晴 八十三至九十二度

陳尚高來。余委充保坍會徵收員，助理會計事務項，長駐會所。

七月初二日庚午晴 八十五至九十二度
撰「財政部誤解鹽課性質之駁議」一篇。

七月初三日辛未晴 八十五至九十三度
顧更生病，停食作痛。延楊乃治医生診治，見愈。

七月初四日壬申晴 八十六至九十三度
丹徒李崇甫寄『趙子枝先生八十寿辰重游泮水同人酬唱集』，『李鶴樵先生容齋寿言彙錄』各一冊。皆潤州耆宿也。

七月初五日癸酉晴 八十五至九十二度
写鏡平訊，坵寄「駁議」，請約同鄉呈鹽務署，依照鹽稅條例辦理。写張孝若訊，薦黃振廷【諤丞】至揚子江水道討論會任事。写味辛訊，為京局電報生奚述儀請調南中服務【奚無錫人，楊医生之友】。

七月初六日甲戌晴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天久晴而熱甚。各處稻作發見害蟲。按許叔重『說文解字』，螟字見虫部，其說解云，蟲食穀葉【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可見古人信天人感應之理，而以螟害為官吏失職所致。今之為吏者，明目張胆作違法事。豈止冥冥犯法而已哉。何怪乎，螟蟲之害蔓延日廣也。

七月初七日乙亥晴半陰 八十四至八十八度
北堡隄【季】君來。自述研究堪輿有年。余引之至 先考妣墓次相視。渠謂，丑山未向，墓道狹而直，第一道橋內宜植樹，以遮蔽之。墓前四丈許，宜建照壁以為屏障，否則逢丑未年皆不利云。

七月初八日丙子微晴陰小雨 八十四至八十六度
調元來。余令赴保嬰局，邀益友會諸君商酌。大致謂局務雖有經理負責，而平日監察一切仍須會友隨時注意。擬請公推一長，駐監察人義務職。惟膳費由局作正開支。

七月初九日丁丑雨大風晚晴 八十二三度

大風吹折楊柳四株。皆因蟲蛀所致。又折香櫟樹一株。『爾雅』積蟲，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郭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說文』，螟，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蟻，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蟻。『詩』曰，去其螟蟻【「大雅」「大田」文今作蝻¹⁵⁾】。蝨，蟲食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王筠『說文句詁』¹⁶⁾云，按許君說螟，蟻，蝨三字，其詞相儷，明是為『爾雅』食苗心螟四句作注。惟賊是借字，故不及今引。李巡說補之曰，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

七月初十日戊寅微晴陰 八十一至八十五度

攤丁鹽稅免除後，宜撥助各縣地方救貧事業，如慈幼院，養老院，習藝所，總以有益於貧民者。為斷其理由，則以食鹽之稅率愈高，人民負擔之不公平亦愈甚。而最受痛苦者，莫貧民若。人知米貴之苦貧民，而不知鹽貴之尤苦貧民也。爰撰說一篇，錄寄雲岑付印，附「駁議」後。

七月十一日己卯晴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寫鏡平訊，附寄昨著論說。亟虞來。

七月十二日庚辰晴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寫東筮訊。寫蔣伯言訊，告以劉河工程委員會組織方法，宜函詢常州馮曉老，以便仿徒陽運河工程委員會期歸一致。申刻，赴保塹會，開理事會。商議畝捐抽收方法。酉正，散歸。

七月十三日辛巳晴 八十二至八十八度

申正，詣堡口。楚良，丹甫亦來。酉初一刻，上朝陽船。戌初，抵南門埠，步行進城。余右足踏一物滑，甚忽。向右傾跌，右臂著地，微覺痠痛。伯陶在後，急掖余起立。幸身軀兩足，均無傷。抵家後，稚卿來，謂貼普救膏【一名百効膏】極効。向宇晴處索兩張，貼右臂上中兩部。

七月十四日壬午晴晚陰 八十四至八十九度

晨起，右臂視昨晚加痛。筮仙來，贈余救節油，搽之。申刻，詣萬安倉，朝陽輪船公司召集特別股東大會。到五十餘人，立議案三條。一推廣新航

路，令朝陽行駛寧波沈家門。先派人調查。二維持旧航路，派人赴香港租賃適宜之船，來接崇滬之班。三对付大運，注重更易經理審查帳目。

七月十五日癸未晴未刻雨 八十四至八十七度

為陸少江作像贊，云，吁嗟陸君，商界耆英。設肆闡闡，修法經營。艱辛備歷，由困而亨。苛稅停罷，賴君抗爭。慈善公益，量力而行。輸財助振，義門可旌。一朝物化，里巷震驚。式瞻遺像，永有令名。核閱湖局寄來吳江工程保案咨稿。寫子嘉訊，請其覆核列保人員。

七月十六日甲申晴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內子派洪升，送秋夾衣服來。

【旭暑】七月十七日乙酉晴大風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朝陽輪船，受大運輪船之傾軋，虧耗甚鉅。而大運開支浮濫，使朝陽亦受一部分之暗虧。為懲前毖後計，必須審查帳摺，追理冒支各款，以儆將來。申刻，借商會，邀集朝陽董事，監察員便酌，並議取締大運方法。

七月十八日丙戌大風晴雨夜大雨 八十五至八十一度

辰刻，王溯翁來。昨自南通到此，寓款產處。巳刻，答候之。午刻，借商會請客。姚石樵鼎長，梁思補所長，王溯翁，馮東甫，張正遠，李麟洲，朱楚良，郁繼生均到。未正，散。今日，城橋商店全体罷市。為警察所稽查逮捕某商，於十五日半夜，誤入橋鎮仁大衣莊，所帶巡士，未著制服，疑為盜匪，商團畢集，旋商界請求撤徵，稽查未允，遂醞釀而成罷市。

七月十九日丁亥雨陰晚晴 八十至八十五度

龔劍秋來，悉城橋均已開市。因施警佐偕商會董出而勸導，已稔然矣。酉刻，赴稅所長梁思補之約。同席有姚鼎長，王溯翁，謝雨樓【緝私營長】，馮東甫。戌正，散。

七月二十日晴戊子 八十三至八十六度

巳刻，詣宇晴家，太夫人出見，甚康健。午刻，赴姚鼎長之約。同席有王溯翁，謝雨樓，張雲峰¹⁷⁾【水警隊長】，曹吟秋，陸賓谷，齊慰黎¹⁸⁾【承

審員】，孫宇晴。未刻，散。

七月二十一日己丑陰晚雨 八十三至八十五度

巳刻，朝陽輪船董事會，議取締大運帳目，推代表正式起訴。余旁聽參加意見。午刻，詣笠仙家，吊其夫人蔣氏之喪，并為題主。留午膳。未刻，詣桴園家，吊其夫人黃氏之喪，并為題主。留麵席。申刻，歸。寄南通函，唁孝若。

七月二十二日庚寅陰半晴 七十九至八十一度

午刻，借孫氏瀛海桃源請客。王溯翁，嚴友潮，陸賓谷，張磻漁，郁珪崙，馮耀香均到。并約宇晴，靖民，壽民弟作陪。未正，散。傍晚，蔡閩民來【名慶豐，穀孫之堂弟】。向以塩灶為生產。今自浙塩設棧，塩灶停煎者多。不独灶丁受困也。閩民留心塩政，言論頗有条理，近任侯家鎮小学教員。

七月二十三日辛卯雨陰 七十八至八十二度

卯正，上朝陽船。辰初，開。巳正，返農隱廬。蔡鳳池，鳳翔之母去世。霽峰孝廉之弟婦也。輓以聯，云，挾地拓新居，彌望桑麻足頤養。成仙婦淨土，惟留蘭桂競芬芳。

七月二十四日壬辰雨 七十七至七十五度

写陶遺省長訊。晚，写滌珊訊，属調查沙洲圩水災狀況及弭患之法。

【陽歷九月一日】七月二十五日癸巳晴半陰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金伯荃以次子就職業學校，需學膳費八十元，籌措為難。余如數借給之，郵局匯去。

七月二十六日甲午陰微晴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写陳欽廉訊，詢杭州東部水災狀況，可否以溝洫制圩田治之，並索寄災區地圖，以便研究善後弭患之法。

七月二十七日乙未晴 七十四至七十九度

作『茹經堂奏疏』¹⁹⁾序。四月間蔚芝所屬。余慵於作文，至此始草就，云，

太倉唐君蔚芝，少余五歲。光緒壬午年十八，拳鄉魁。余三試南闈報罷。戊子倖享京兆試，年二十九矣。己丑與君同上公車，晤於都下，一見如旧相識，遂締交焉。君與余皆無世俗嗜好，專以文章道義，相磋磨。逾年庚寅，余以二甲進士觀政戶部。又二年壬辰，君亦以二甲進士，觀政戶部。初余分河南司，君分江西司，旋同兼雲南司。戶部四大司，雲南其一也。兼理漕政。自是君與余聯席治事者七八年。丙申君兼訊署行走。戊戌余亦兼訊署行走。辛丑同補外務部官。癸卯同以經濟特科徵。是年新設商部，君以郎中擢授商部右丞。余以員外郎擢授商部右參議。自是專治商政，恐國內商情之不得上達也。甲辰余以攷察商務南行，時蘇滬初立商會，各省均設商務局，為之提倡。余周歷蘇鄂閩廣，尚擬赴南洋群島，撫慰華僑，病作而止。憶乙巳之秋，余在香港，華僑陳某來謁。余立即延見，陳某放聲号哭。余大駭，亟詢其故。則謂在廣州時，迭次求見商務局總辦而不可得。今遇商部堂官，毫無阻隔，大喜過望，而思及往時，悲從中來，又不自覺失聲而号也。余好言獎勉，俾暢所懷。陳某以集資築商路，請余為之達於部，許之。即今粵東興寧鐵路是。丙午春，余回部，君已升任侍郎，余轉升右丞。其時部中人才極盛，辦事頗有朝氣。君尤注重路政，以京漢京榆兩路，國家負債興築，而司事者侵漁蠹蝕，積弊甚深。派員密查，力圖整飭。管路大臣直督袁世凱不謂然，奏參商部侵越權限，君抗疏力爭，不少遷就，六月余忽奉命除授直隸臬司，蓋左遷也。知袁氏之陰謀嫉視也。請假南旋，假滿即請開缺，未幾，丁內艱。是冬，君方署理尚書，亦丁內艱南旋，卜居錫山之西溪。我兩人十數年中，進退一轍，遭遇若有天緣。自是厥後，踪跡略疏，而書問往還，歲時無間。頃者，君以『茹經堂奏疏』三卷屬為序，余受而讀之，二三兩卷，皆夙所與聞者。其第一卷，則仿朱子封事為之。君文思敏捷，縱橫馳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蓋得力於孟子及昌黎韓公者為多，而忠愛之情，溢於言表，則漢之賈太傅，唐之陸宣公，不是過也。觀君與袁氏爭辨路務議員一疏，正色立朝，不避權勢，尤有古大臣風。迨君去位，路政改歸郵傳部，悉反商部所為，官路之弊益甚，並將盡奪各省商路而歸之國有，民心去而國祚隨之。君嘗謂治亂興亡之故，在內外上下之通與隔而已。蓋默參『周易』否泰之辨【機之相】為倚伏，而有以知其然也。君著作甚富，大都為經義詞章之屬，而奏疏特其緒餘耳。然以此見政治之學，亦自有其根柢，非空疏淺陋者所能為也²⁰。

七月二十八日丙申陰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寫帖華訊，為吳江工程保案，請保薦任職者，人數逾額，宜以抽籤法定之。

七月二十九日丁酉陰半晴 七十七至八十度

詣新五澗補吊葉君子嘉之喪，并為題主。申刻，過大通紗廠，訪王溯翁，談兩刻即返。

七月三十日戊戌晴半陰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挽陸少江聯，云，培玉樹階前，善行允宜垂世範。看白雲天際，歸真合是到仙鄉。挽張季直聯，云，勲業紀南通，青史盛名終古在。英靈歸西竺，白頭老友幾人存。又一聯，云，論文學是大家，論實業是專家，一代經綸誰與比。痛民國失元老，痛地方失鄉老，五山風雨不勝愁。寫蔚芝訊，寄『奏疏』序。

八月初一日己亥晴半陰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巳刻，王溯沂，張正遠，朱楚良來，商保坍借款事。午初，別去。寫東甫，南九訊。

【白露】八月初二日庚子陰微晴 八十一至八十三度

寫馮曉青，蔣伯言訊，詢疏河工振組織華洋委員分會情形。寫子嘉會辦訊。杜化如七十壽，八月初十日【宴】客，賀以聯，云，蔭茂椿庭，企上壽百年，再添一世。香斟桂釀，先中秋五日，共祝千春。

八月初三日辛丑晴半陰 七十八至八十二度

寫錢鏡平訊，言攤丁墾稅，應以部令免除事。午後，詣保坍會。今日邀集工程顧問會議，均未到，商定材料採辦，保管兩處用人及辦事細則。酉初，散歸。

八月初四日壬寅雨竟日連夜 七十九度

報載粵軍占漢陽，漢口。吳佩孚兵敗，有不能復振之勢。湘東粵軍侵入贛境，戰事亦已發動。東南風雲變色，正不知禍之所屆也。

八月初五日癸卯陰雨 七十八至八十度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伝』贊云，或曰為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公為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為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按，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忠獻公諱文炳，字彥明，龍虎公長子也。孟子，善戰者服上刑²¹⁾。孰刑之，天刑之也。是從果報說，元明善引兩。或人之言，亦從果報說。蔚芝嘗作「善戰者服上刑論」，亦謂上千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乃假乎於人以刑之也。又歷引梁惠王，秦始皇，項籍，明懷宗，孫子，龐涓，吳起，白起諸人，或禍及子孫，或身受誅夷。洵可為炯戒矣。

八月初六日甲辰雨 七十七至七十四度

巳刻，王溯翁冒雨來，言日內將赴南通，并出示贈詩五律一首，旋辭去。余即次其元韻作五律酬之。詩云，不住城中宅，而來野外居，稻梁隨分足，牛馬任人呼，世亂紛無紀，朋交德有隅，試看賢旧令，冒雨過吾廬。坳元作，戶外停車騎，山中候起居，路從煤屑認，門借電鈴呼，書帶生階下，琴薇響屋隅，自言傍先墓，為結隱農廬。

八月初七日乙巳小雨陰晚晴 七十三至七十五度

三日霪雨，低鄉尽淹，棉稻俱損，他處溝澮稀少者，雨多為害可知。

八月初八日丙午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發施甥孫濂訊，告以出門日期。

八月初九日丁未晴 七十四至八十一度

赴滬，寓東方旅社。申刻，雲岑來。

八月初十日戊申晴 七十七至七十九度

辰刻，朱楚良，沈邁千，施明道，施禹勤來。巳刻，至葛羅路訪吳挹清，悉仲仁規畫湖濱汽車路，已約華僑代表南來視察云。午刻，余在倚虹樓請客。挹清，雲岑，邁千，明道，禹勤，楚良均到。未正，散。申刻，禹勤偕崇海清鄉專局駐辦楊錦龍【海門人】來見。酉正，莫伯恒來，邀余同至

美麗川菜館晚餐。童明之亦來。九時，散。

八月十一日己酉晴半陰 七十六至八十五度

巳刻，雲岑來。午刻，赴北站上車。車次晤楊翼之，方唯一，朱愷儔。

八月十二日庚戌晴半陰 七十四至七十六度

巳刻，訪朱郁堂亭長，談及蘇省吏治，語多感慨。孫子修移寓因果巷張宅。酉刻，置酒見招。同席有子嘉，勳閣，賓秋，帖華，駢齋諸君。戌正，散。

八月十三日辛亥晴 七十五至七十九度

寫摺九訊，寄觀侯軫。寫滌珊訊。

八月十四日壬子晴 七十六至八十一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寫調元訊。

八月十五日癸丑晴 七十七至八十四度

訪錢強齋，未值。訪子義，略談。劉河朱愷儔之叔母去世，書來徵題，為作誄詞，云，朱母系出穎川陳，中表訂婚本旧姻，運阨自悲生不辰，十九已為寡鵠身，奔喪守志茹苦辛，立孤庶慰泉下人，家承詩禮能孝親，興學救國願力伸，宗孟腹心化被純，巾幗才識邁等倫，畢生堅苦勵松筠，皈依法証夙因，五十有六邊婦真，合拳懿行壽貞珉。

八月十六日甲寅陰微晴夜小雨 七十九八十度

巳刻，到局。沈豹君寄贈『勘淮筆記』一冊。午正，返寓。申刻，巫虞自崇堡來，言奉實業庁委任淮安農場場長，即擬赴寧接洽，前往清江任事云。

八月十七日乙卯陰半晴夜小雨 七十八至八十三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馮曉青函，告徒陽運河組織華洋委員支會，定十九開成立會，邀余前往。

【秋分】八月十八日丙辰陰半晴 七十八至八十一度

巳刻，到局。午初，詣中街路吳氏外姑妯問安，近尚康健。午正，返寓。

吳采菴函，告丁內艱，作書唁之。

八月十九日丁巳小雨午後晴 七十九至八十三度

已初，乘快車赴常州。【午】初，至商会，閱稅附加振捐，近又展期兩月，擬請旅京同鄉，再向振務處，統請分撥一批，以助徒陽運河，劉河疏浚工需。余繕就公函携去，請到会諸君簽名。未初，晚青，禹九設筵留膳。申初，至藏書樓參觀。申正，辭別，趁快車返蘇。抵寓，晚餐，已戌初三刻矣。于瑾懷出示『常州規復鬧座說明書』，係鄭厚緒所作，於地方形勢了然，語頗中肯。詢悉鄭君為工校土木科畢業，曾充湖局測量員，是對於水利，實能用心者。

八月二十日戊午晴 八十至八十六度

巳刻，單束筮來，悉南旋已一星期，約旬留一月北上，談三刻而去。未刻，嗜蓮來，其弟式銘之長子齊雲，年廿二，頗好學，猝病而亡。式銘擬刊紀念品，函請題詞，爰作誄以遺之，云，芝草無根，澧泉無源，令有孝義，能為群，從先醇謹，不為俗累牽，好學時時習師佖，鄉里多儕輩，何人似子賢，奈何甫逾弱冠不永年，嗟乎，脩短毋乃有定緣，我將搔首而問天。

八月二十一日己未陰微晴晚雨 八十二至九十一度

乘常州車赴滬。沿途停頓，鐘點遲誤，下車至南市天生商號，己未初二刻矣。朝陽船自十九起改班，由滬開崇來回。酉正，伯陶來。施禹勤添菜留余晚膳。亥刻，同送余上大慶船，乃別去。

八月二十二日庚申陰半晴 七十五至七十七度

船上午膳。吳寄塵同來，頗承照料。未初，抵天生港，汽車赴有斐館寓焉。伯厚來，招待。申正，詣濠南耆老靈前致奠。旋至城南退老處，悉耆老致病情形，以及中西醫療治紛歧狀況，病非不可治，而竟至不起。惟有婦之氣數，相与太息而已。辭出，又至王溯沂寓所，略坐即返有斐館。戌刻，退老來，具素餐款待【同席有東台客數人】。

八月二十三日辛酉晴半陰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辰刻，江知源，吳寄塵來。巳刻，詣公園游覽。閱報室粘貼耆老挽聯甚多。

旋至北公園，登觀萬流閣，獨坐延爽。南通樹木之多，為蘇省各縣冠。地方此等利益，常人每忽視之，而不知提倡者具有深心也。午刻，赴俱樂部王溯翁西餐之約。同席有呂鹿笙，莫楚生，袁 ，劉烈卿，皆寓公也。未正，散。申刻，賓九自狼山棉業試驗場來。陸定九從津浦路經江輪到此，視察棉場，聞余至亦來。南通保甲會工程師宋達菴與賓九，合局邀余晚餐。黃君吉，丁挹芳，陸定九陪。亥正，達菴送余至天生港躉船少憩。未幾，君吉，挹芳，賓九亦至。余在坑榻假寐，君吉等三人候至天明，送余與賓九上大慶船，乃別去。少年如此殷拳，令人感佩。

八月二十四日壬戌陰晚小雨 七十四至七十六度

上船後，余安睡至九時，起身。觀察江流形勢，行輪深水道，南通而下，漸移向江南岸一邇，崇海附近，均有淺沙，將來治江計畫，為固定航路計，崇海沿邇，必有工程，今能促使淤沙聯絡接漲，尤於地方有益。寄塵招待船上午膳，並告余吳淞規畫新商港辦法甚詳。當道不甚注意，可惜。申初，抵滬，寓天生商號。閱報，悉張仲老丁內艱，其太夫人年九十，可謂福壽全歸。仲老奔走和平，尚在漢皋，聞耗當奔喪東下矣。又悉惲禹九在寧垣暴病而故，謂中蟹毒，惜哉。憶十九日余赴常州，午膳禹九為主人，與余同席。孰料僅隔三日而氣體。豐厚如禹九者，竟謝人世而去，不亦大可駭怪者乎。然十九席間禹九有讖語，同席常州某君坐禹九之左，見禹九前菜碟有一死蠅坩著，指謂是不可食，禹九傲然曰，余愛食之物，雖有毒亦不忌。遂拳箸剔去死蠅而食之，若甚有佳味者，眾皆愕然。余亦深訝禹九氣概之迥不猶人也。今禹九果中毒死矣。飲食可忽乎哉。

【陽歷十月一日】八月二十五日癸亥陰半晴 七十六至六十九度

巳刻，上朝陽船，晤陶稚菊，告余奉賢圍墾沙田辦法，甚詳。未正，抵南門埠，即進城。

八月二十六日甲子晴 六十六至七十度

笠仙，耀香，宇晴來。午刻，吊吳采人太君之喪，並為題主。余贈挽聯，云，羨令子千人之英，桃李成陰，共仰德門，娛愛日。先中秋三朝而逝，蓼莪廢讀，永懷仇地，望慈雲。午膳後，進城。過張宅，姨妹邀余少坐，以其母家胞弟李穎珊故後家庭瑣事見告，穎珊子孫皆先卒，媳沈氏不為立嗣，

無可理喻。

定九送一品鍋來，轉送耀香。

八月二十七日乙丑晴 六十八至七十六度

卯刻，起身。辰初，乘大運船赴堡。巳初三刻，返農隱外廬。

八月二十八日丙寅晴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孫友琳自城內來，言外沙秋成減損，米價貴至二十元一石，地價亦奇昂，每千步須一百六十元。

報載金鞏伯去世。美才不永年，可惜。輓以聯，云，畫本足流傳馳譽，東瀛聲價重。仙游何急促招魂，北地感傷多。

八月二十九日丁卯陰小雨 七十四五度

友琳進城。為稚卿書摺扇一頁，此扇稚卿得之書攤，一面有画上款丹崖，視為李丹崖先生遺物。余以稱謂有同年字樣，安知非他人同號丹崖者乎。

八月三十日戊辰陰微晴 七十一至七十四度

辰刻，赴堡口，悉大運船未來，至警所休息，留午膳。申刻，上朝陽船抵滬，已戌正。寓天生商號。

農隱廬日記 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丙寅】九月初一日己巳陰微晴 六十八至七十三度

移寓東方旅社。午初，甬人周緒甫，卓守先來，謂朝陽輪船改行寧波沈家門營業，確有把握。余告以派人調查後，再行定奪。未刻，楚良來，言今晚回崇稍緩，即到堡。酉刻，訪傅道尹，談崇邑姚知事辦事粗疏，已呈請省峰先記大過，此人萬難久任道尹，亦主張撤換。

九月初二日庚午陰微晴 七十三至六十五度

辰刻，乘快車赴寧。申初，抵下關。滌珊來迓，同坐馬車進城，寓中正街西成飯店【旅社】。酉正，冷禦秋來，言擬疏浚丹徒夾江，欲借湖局挖泥船，許之。戌正，詣政務庁，晤孟樸。旋晤陶遺省長，告以徒陽運河，劉河疏

浚工程甚巨，常紳所請貨物稅增捐統徵兩年，撥充浚費，應予照准。返寓，已亥正矣。則先来，略談。

【寒露】九月初三日辛未陰 六十三四度

写朱愷儔訊，催速組劉河工賑華洋委員支会事。星恒，滌珊先後來談。亥正，赴下閘，上夜快車。

九月初四日壬申陰小雨 六十六至六十九度

卯初二刻，車抵蘇站。坐人力車至新閘門，門猶未啓，略候十分鐘乃啓，即返寓。接蔚芝訊，寄贈『茹經堂文集初編』三冊²²⁾。

九月初五日癸酉晴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巳刻，到局。武進岑知事【郊麟】來，言馮曉老擬初十由滬來蘇一晤。余告以屆時余亦在滬，便於晤談，無須勞駕至蘇。午正，返寓。写陶遺省長，孟樸庁長訊，為慎重用人事。王君宣來。

九月初六日甲戌晴 六十七至七十二度

写蔚芝訊，謝贈文集。午後，朱愷儔來，言劉河支会不日可以成立，洋員亦經約定。余謂劉河施工圖已告竣，請即携去。愷儔乃赴局，自与繪圖課孫子修主任接洽。

九月初七日乙亥陰半晴 六十七至七十一度

写李耆卿訊，言善後公債第四期補發息金已公佈，并宜籌画抽籤還本以維大信。又兌換券一種，當時十足取，現不加利息，屢次展期，殊失信用，亦宜設法償還。蓋兌換券与公債，同是人民負擔，自應作同一待遇也。戌刻，蔡翔如來，言金誦南近況甚艱，然實無法以濟之。

九月初八日丙子陰晴錯 六十八至八十度

午刻，乘快車赴滬，寓東方旅社。写楚良訊，為重建雷峰塔募捐，請就堡市紳商勸募幾戶。写施調元訊。

九月初九日丁丑陰雨 七十九至七十二度

派洪升送信至堡西，寄款貳百元。

撰「勸告邑人捐助保坍文」，云，孟子有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而三者尤以土地為重。人民政事，皆附著於土地。必先有土地，而後有人民政事也。吾崇設治歷七百年，滄桑屢變，城邑五遷。人民則蕩析離居，政事則煙消雲散，皆由土地不能保存。而任其隨波逐浪以去，追維往昔，至可痛已。不觀蘇浙江海沿邊之塘岸乎，東南財賦之區，蘇松太杭嘉湖一帶土地之安全，皆此千數百年來塘工保坍之明效大驗也。吾崇孤懸海外，漲坍靡常。自嘉慶間西門築排椿而城得不遷，自光緒間南門修塘岸而城得不遷。邑人能充此寶貴土地之思想，不但城治得以永永不遷，即其他市鄉之被坍者，無往不可設法以保之。顧視吾邑人力行何如耳。雖然，保坍非難，籌款為難。在昔國家籌之非難，而在今日則為難。蘇浙塘工，成於國家，而有時歲修亦資民力。吾崇南門塘工，成於國家，而歲修全由地方自籌。頃者堡市保坍會成立，沿岸測量告竣。築樁修塘，約需四十萬元。如此鉅款，欲請國家籌撥，能乎否乎。知其不能，則舍地方自籌外，更有何法。是以保坍會議決捐例數項，業奉官庁核准公布在案。一堡市本區，沿江岸分等抽地，徵租抵捐，餘亦按地分等起捐。質言之，皆畝捐也。一崇境內沙，花紗布捐三項，集自商家。輪埠捐一項，集自旅客。質言之，皆義捐也。近有堡市以外商旅，對於各捐，懷疑疑問。清穆謹肅容起立而告之曰，中國今日，兵戈水旱，滿目瘡痍，財盡民窮，百端廢弛，而獨幸救災一事，各界踴躍，尽心力而為之者，大有人在。除各省慈善機關募集救濟外，有請由常關海關帶徵者，謂之一成增加賑捐。不論土貨洋貨，一律徵收，賑務處按照各省區災況輕重，分別撥助。中外人士，咸表同情，未聞有異議也。又蘇省賑務，專由貨物稅帶徵者，謂之二成兵災賑捐。被兵區域，俱得分潤，江北災重，撥用尤多。全省六十縣人士，咸表同情，未聞有異議也。今堡市保坍工程，全出於救災捍患之公意，借助商捐，良非不得已，在捐者本屬細微，而積之遂成鉅數，衆擎易舉，聿觀厥成，其功德實非淺鮮，急公好義。吾崇商旅，豈後於人，對此區區，猶或計較，當不其然。抑清穆更有言者，用財之當否，要以有益無益為斷。試思吾崇人之嗜鴉片者，其耗費之為數幾何。吾崇人之吸紙煙者，其耗費之為數幾何。吾崇人之耽於賭博，迷於爭訟，與夫種種習尚奢華者，其耗費之為數幾何。以余視之，凡此皆無益而可省者也。保坍之捐，謀土地之安全，弭一方之

災患，有益而不可省者也。人苟於其所可省者不知撙節，而反於所不可省者靳之，悖乎天理，逆乎人情，阻礙公益，貽笑大方。余固知崇邑商旅中必無其人也。余亦不願崇邑商旅中或有其人也。客之懷疑者，聞余言，唯唯稱善而去。余乃草此文，更為邑之父老昆弟告。堡市南区，數十年中，地之坍削，為方里者六十，其代價直²³⁾數百萬金，而居民之散失者，更不可以數計。坍之為災，慘矣酷矣。故今日保坍之舉，勢在必行，保坍之捐，義不容緩。仁人君子，其有慨念工程重要，特捐巨金者，國家褒揚，具有成例，【自】非尋常獻捐商捐，所可同日而語。余尤不禁馨香禱祝，日夕求之者也²⁴⁾。

九月初十日戊寅小雨陰 七十二三度

雲岑約倚虹樓午餐。未刻，王溯翁，吳采人先後來。戌刻，采人約會賓樓晚餐。壽民弟來，談三刻許。

九月十一日己卯陰微晴 六十七至七十三度

午刻，在倚虹樓請客。何季平昆仲，黃秀齋，瞿季剛，程雲岑均到。為楊鳳階作象贊，云，楊公世居城之東，平生品詣信與忠。邑境滄桑變無窮，識幾置產業乃豐。謂人不學等愚蒙，教子讀書求其通。別設鄉校惠隣童，貧家兒女盡收容。歲歲徵租歷秋冬，待佃如賓寬為宗。年逾古稀命攸終，音容宛在生前同。我為公贊效古風。輓海門郁芑生聯，云，惟平生有特異才能，卅載經營恪守廉勤為世重。在鄉里建許多事業，一朝怛化尚留功德繫人思。

九月十二日庚辰晴 六十六至七十二度

巳刻，晤束笙。旋訪莫伯恒，未值。晤明之。未刻，訪趙竹君，談三刻許。又晤吳寄塵，姚錫舟。酉刻，孫詢芻來。

九月十三日辛巳晴 六十五至七十二度

巳刻，莫伯恒，李東鄉，君鏞姪來。午初，寄塵來，贈余功德林麵點與素菜四盤。發陳省長軫蘇境各軍事長官電，並錄交王景石登報。省盤，南榮來。雲岑約至倚虹樓晚餐。戌正，伯雨來。

九月十四日壬午晴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午後，趙竹老來，談兩刻而去。戌刻，在美麗川菜館請客。莫伯恒，黃伯雨，朱志堯，楊在田，姚錫舟，童明之，李東鄉均到。九時，散。

九月十五日癸未晴 六十八至七十三度

巳刻，訪冷禦秋於惠中旅館，未值。午初，禦秋偕印泉同來。午正，赴東鄉都益處之約。未初，散。戌刻，赴伯恒之約，在蒲柏路寓所。同席有許秋帆。九時，散。

九月十六日甲申晴半陰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巳刻，訪印泉於孟淵旅社。午刻，宋春生約大西洋菜館午餐，晉民同席。酉刻，赴詢芻一枝香之約。味雲，靜涵自京津來，均在座。戌刻，赴楊在田，朱志堯美麗川菜館之約。九時，散。

九月十七日乙酉晴半陰 六十七至七十二度

訪楊味雲於一品香。酉刻，在倚虹樓請客。李印泉，楊味雲，孫詢芻，余永臣到。戌正，散。

【霜降】九月十八日丙戌晴 六十六度至七十一度

拙存來，言浙局變動雖即平定，而嘉興頗受驚恐云。午後，溯沂來，言日內返南通。寫李耆卿訊，為解決崇寶沙案事。

九月十九日丁亥晴 六十五至七十三度

卯刻，起身。乘七時快車。九時一刻，抵蘇站，即返寓。接飲廉寧垣來訊，言日內回里一行，作書報之，寄崇。

九月二十日戊子晴 六十三至六十八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劉翰怡贈書八種，皆近年新刻者。『八瓊室金石補正』六十四冊²⁵⁾【太倉陸增祥，繼輝父子】，『山海經地理今釈』²⁶⁾【四冊】【錢塘吳承志】，『唐賈耽記遼州入四夷道里攷實』四冊²⁷⁾【前人】，『橫陽札記』²⁸⁾【四冊】【前人】，『遜齋文集』四冊²⁹⁾【前人】，『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一冊³⁰⁾【前人】，『今水經注』一冊³¹⁾【前人】，『寶前兩溪志略』

一冊³²⁾【婦安吳玉樹】。

九月二十一日己丑小雨陰 六十三至六十六度
巳刻，訪張嗜蓮，未值。写楚良訊。

九月二十二日庚寅晴 六十至六十五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南洋大学寄贈『校友錄』一冊，『徵文集』一冊，
『校景紀念影片』一冊。写馮曉青訊。

九月二十三日辛卯晴 五十五至五十八度
久隆鎮施少巖之胞姪佐周去世，輓以聯，云，平生負經商創業之才，厥功甚偉。臨終以積德行仁為訓，其後必昌。沙鳳千故後，其尊人鑑渠先生亦棄養，族人有所侮之者。輓以聯，云，惟公生平，最善詼諧，況兼書法精研，並世輩流都引重。遺茲孤寡，實多艱苦，仗有英靈呵護，宗人群從莫相欺。張仲仁，雲搏之太夫人仙逝，輓以聯，云，綜一生兼孝慈勤儉，作女界導師，名則大貴，壽則大年，福備榮衰伝吳下。有兩子奉道德法律，為国人矜式，民吾同胞，物吾同与，学窺源本溯橫渠。写東鄉訊。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晴 五十一至五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黃涵秋來，為余油画像上修飾加油。嘉定婁塘侯史封繼室朱病故，請作象贊，率成一章寄膠，云，紫陽淑女嬪於侯，相夫有道智慮周，榮寵勿喜災勿憂，巾幗之中少其儔，奈何肝病猝發不得瘳，上累慈姑空禱求，八月下浣与仙遊，人生不啻海上漚，式瞻遺象似旧不，寄言夫婿且消愁，如此嫩德足千秋。

九月二十五日癸巳晴 五十一至五十七度
写孫友琳訊，詢外沙収成狀況。写陶拙存，劉翰怡訊，勸重刻凌少茗『東南水利略』。

【陽歷十一月一日】九月二十六日甲午晴 五十五至五十七度
華陽橋許菊甫之姪，古市巷杭伯華之子，均迎娶有請帖。巳刻，往賀。旋到局。午正，返寓。

新委崇明一等警佐陳文溶【字月波】³³⁾來【皖歙縣籍，寄居塩城五世矣】。

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晴 五十七至六十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接友琳訊，報告外沙佃租議數，較去歲約六成而已。

九月二十八日丙甲小雨陰 五十八至六十一度

無錫楊筱荔悼亡，贈以聯，云，夙仰孟光賢，裙布釵荆堪作範。且取摩詰淚，繩床經案可怡神。挽如皋張曼人之祖母聯，云，慈訓可傳，過九旬耄耋，不舉壽觴，是真能掃除塵俗紛華陋習。德門在望，看四代子孫，咸叨福蔭，最難得保持先世勤儉家風。

九月二十九日丁酉晴 五十五至六十一度

寫張滌珊訊，約河海工科大学教員李君儀祉【名協】³⁴⁾至鎮江会晤。李君曾應江浙協會之招，同往洞庭東山，查督浚墾事宜，撰有調查報告，登報宣布。余念李君籍隸陝西，於江浙地方情形不甚熟悉，歷史上之農田水利未加研究，自不便發表意見。故亟思與之一談，俾得切實商榷，以解除局外之誤會。

十月初一日戊戌晴 五十六至六十一度

巳刻，詣寶積寺吊張太夫人之喪，賓客甚多。午膳後，散。晚飯後，蘭墅來，談兩刻而去。

十月初二日己亥晴 五十七至七十七度

辰正，赴車站。晤王恪成，龐甸材。恪成為新蘇公會事赴滬。余偕陳劍剛上九時十一分上行快車，甸材赴寧同坐。午後一時半，抵鎮江，寓江辺万全樓。少頃，李儀祉自寧來，坐定後，余將太湖流域一切情形，如湖域水災全在低鄉，防災必須築圩，江潮內注，湖水不能暢洩，其關鍵須注重開壩，濱湖淤灘，以川澮溝洫古法變通規畫，足以增農產而救米荒，詳細告之，並贈印刷品若干種。李君答語頗能契合，余請其細加考核，再行發表意見。戌刻，約李君美麗西菜館晚餐。

十月初三日庚子晴 六十三至七十三度

辰正，詣齋【西】門車站。儀祉送余上車而別。午正，抵無錫，偕劍剛至新世界午餐。未初，訪蔚芝，談一時許，辭出。到公園池上草堂啜茗。申刻，詣車站坵三等車。酉初，達蘇站，即返寓。戌刻，新委崇明吳知事奚度青【侗】³⁵⁾來【安徽當塗人】，談論頗有条理。今晚赴滬，初五過崇，初六接事云。施禮齋來。

【立冬】十月初四日辛丑晴 六十一至六十六度

巳刻，到局。午刻，詣費仲深家，賀抱孫彌月之喜，設筵留客，計十餘席。未刻，散。

十月初五日壬寅陰微晴 六十二至六十七度

辰正，吳方臣來，談三刻許，深以時局不寧為慮。巳刻，到局。午正，返寓。

十月初六日癸卯晴 六十三至六十六度

巳初，沈廕民來，以新刻『沈氏玄空學』四冊³⁶⁾見贈。蓋其先德竹初先生遺著也。書分四種，為『自得齋地理叢說』，『九運挨星立成圖』，『章仲山宅斷詳註』，『玄空古義』。寫朱楚良訊。

十月初七日甲辰陰半晴 六十至六十七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穎芝來，為其門生閩人嚴燕庭【翼】擬求派充浦城電報局差，屬余函商陸渭漁參事。嚴君曾署吾邑知事，人極忠厚，作吏非其所長，如縮電局，頗為相宜。

十月初八日乙巳陰半晴 六十五至七十九度

午膳後，出城。乘下行快車，車中甚擠。申正，抵滬，寓三洋涇橋【即愛多垂路】江南大旅社，房中有浴盆，冷熱水管，電汽暖爐，電話，設備甚周。今日天氣甚暖，晚間洗澡，畢乃就寢。

十月初九日丙午陰小雨 七十四至六十五度

午前，移寓南市天生商號。午刻，訪鈕惕生，趙竹君，皆未值。至鴻儀里，

晤雲岑。出示古泉數十件，皆商周秦漢間物，至可貴也。報載，美國產棉一千八百萬包，棉市價格穩健，商家視此為政府金融計畫發生良好影響之第一表徵。所謂金融計畫者，即囤積四百萬包棉花，與減少明年棉田畝數是也。棉農現將田中未摘低級新花委棄不採，而田中廢棉幾何，尚不能預定。觀此而知美國農政有統計有伸縮，消息盈虛，設法調劑，皆由政府主持。國焉有不興，民焉有不富者乎。

十月初十日丁未陰 六十一至五十七度

巳初，上朝陽船。十時一刻，開。午後一時，抵堡口，即返農隱廬。傍晚，賓九來。徐又錚專使返國，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廊坊車次遇害。佗聞陸建章³⁷⁾之子為父復仇，而實則不尽然。頃有計來，輓以聯，云，桓桓兮具有經綸，奈時事不可為，空抱回天宏願。蒼蒼者是何因果，慨世途大多險，難防偃月陰謀。

十月十一日戊申陰 五十五度

南九遣輿來迎。蓋其長子秉鈞初六授室，日內尚設筵請客。余，午刻往。申刻，席罷。詣警察所，閱巡士操演而返。

十月十二日己酉雨 五十五六度

閱郭筠仙『養知書屋文集』³⁸⁾，同光間大臣，通達治體者，應推此公，其文集尤多見道之言。寫涓漁，味辛訊，為嚴燕庭說項。

十月十三日庚戌陰小雨 五十五至五十九度

午後，乘朝陽船進城。酉刻，詣宇晴家，為其太夫人祝壽，設筵留客，談讌甚暢。亥初，散。

十月十四日辛亥陰微晴 五十三至五十七度

巳刻，奚度青鼎長來，頗注意全邑水利，擬組織水利會討論辦法。午後，答候奚公，談兩刻。

十月十五日壬子晴 五十二至五十六度

芝生之太君七十壽辰。巳刻，往祝，留飲喫麵。午刻，詣城東，吊楊鳳喈

之喪，并為題主，留膳。未正，返。申刻，梁思補來。

十月十六日癸丑晴 五十至五十五度

辰正，祝施親家太太黃夫人七十壽。蓋自南翔回崇，即寄居余家。此番慶壽，以少農在京未歸，一切用費由一媳兩女合辦三股分攤，小輩為娛親計，亦義所當然。午刻，赴奚渠長之約，同席有曹吟秋，嚴重鄒，友潮，陸賓谷，黃伯鈞，陸定九，才甫，吳少谷諸君。未正，散。酉正，施氏壽筵，款客四十餘人，歡呼暢飲，頗饒樂趣。戌正，散。

十月十七日甲寅陰小雨 五十三至五十七度

午刻，借冠生弟處請客。奚度青渠長，梁思補稅務所長，施立先，黃伯鈞，嚴友潮，陸賓谷，朱楚良，陸定九，才甫均到。未正，散。申刻，約陸蕪侯，黃省盤，陸定九，張南榮會議瑞豐沙第二圩建築事，議決分段包工，推值年主任經理，即託張南榮駐沙督率，先分地後召佃。酉刻，赴梁思補之約。同席有奚渠長，水警張隊長，陸賓谷，施立先諸君。戌正，散。

十月十八日乙卯陰微雨晚晴 五十五至五十七度

辰刻，乘大運船返堡。午初三刻，抵農隱廬。申刻，南九來。余屬其暫緩進城，應埃堡市公善堂將墊用保坍會經費帳目交出，略事整理。

【小雪】十月十九日丙辰晴 五十二至五十五度

垂虞，萬之先後來。余以本年社倉穀，尚須勸募，托萬之担任。申刻，繼生來，留晚膳而去。

十月二十日丁巳陰微晴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寫友琳訊，告以北沙之行從緩。未刻，赴丹甫家，開保坍理事會。接收公善堂墊用帳目，交南九另立簿記，並約陳仲明來襄理。外沙新港鎮祝筠青作古，鄉董陳善倫等書來，請撰象贊，乃作誄詞付郵，云，吾崇自昔數右族，甲第連雲首推祝，亦有遷吳依高木，兩地往還無斷統，筠青先生友誼篤，鄉居強明允吉卜，練固保衛勤教督，功績昭然在人目，勸農孜孜事耕讀，久矣桑梓被其福，七十有五塵夢覺，白鶴來迎會倥偬，肯堂肯構貽謀淑，試者階前森蘭玉。

十月二十一日戊午陰半晴 五十四至七十一度

午初，乘大運船赴滬，寓三馬路惠中旅舍。寫友琳訊，遣洪升往北沙收取租款。

十月二十二日己未陰半晴 六十三至六十六度

巳刻，訪吳寄塵，未值。午後，至校經山房，購『日知錄集釈』十六冊³⁹⁾，『葵園自定年譜』三冊⁴⁰⁾，長沙王益吾⁴¹⁾祭酒遺著也。戌刻，寄塵來。余以堡市保坍徵花紗捐，與大生二三廠均有關係，請其分函兩廠主任接洽，並附致勸告文。亥刻，張蔭公，式銘昆仲來，譚三刻而去。

十月二十三日庚申陰 六十三至六十七度

閱『葵園年譜』。此老著作甚富，刻書亦多，自江蘇學政任滿，即謝官鄉居。光緒間官祭酒，奏請停止三海工程，不報。及任江蘇學政，奏劾太監李蓮英⁴²⁾，亦不報。固知國事不可為，不如浩然歸去也。晚，雲岑來。

十月二十四日辛酉陰小雨 六十四至六十七度

巳刻，稚卿來。余借其汽車，訪鈕惕生於環龍路志豐里，悉其此次來滬，極擬商量和平辦法，今則無望矣。又訪趙竹老，談三刻。旋赴稚卿之約。申初，散。晚，恪成，蔭公先後來。

十月二十五日壬戌小雨陰 七十三至五十九度

壽民弟來。吳寄塵來，言堡市保坍抽收花紗捐，大生二三兩廠，已有復訊照辦。午刻，詣車站，乘上行快車。申初，抵蘇，即返寓。

十月二十六日癸亥小雨 五十八九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報載，粵政府派員整理新寧【路】之糾紛，各股東一致反對。廣東新寧鐵路，係商辦鐵路之一，成立已二十餘年，營業向稱發達。近該路總工會與該路機器工會，因職務上關係發生爭執，致釀成罷工風潮。由全國鐵路總工會暨粵漢，廣九，廣三，潮汕四鐵路工會，及台山縣長等出任調停，風潮得以解決，照常通車。詎有該路股東龐道耀等具呈建設庁，謂總理陳宜禧處置失宜，請予撤查，以維路政，並有請收歸國有，或仿官督商辦之法者，經省務會議議決，由建設庁派專門委員三

人，由該路董事会推出委員二人，共同組織委員會，常川駐在公司辦事，以六箇月為期，所有該路總理及董事会職權，暫由委員會行使之。該案發表後，新寧路股東李月恒，馬翊廷等二百餘人，僉以本路係完全商民集股立案章程，亦声明官庁不干涉路事行政，縱有辦理不善，可責成股東及董事会從事改良，無政府派員整理之必要，議決組織新寧鐵路股東維持會，一面推代表李炳学等，赴省請願，務達收回成命目的。其呈文大致謂，新寧路完全商辦，股東多屬華僑，如果實行派員整理，不特灰其投資辦實業之心，且阻其報效祖国之念，影響匪細，務請迅賜收回成命云云。按，光緒乙巳之秋，余以攷察商務，道經香港，寓閩商吳理卿家，華僑陳宜禧來見，以集僑資築新寧路，請余為之達於商部，許之，並委陳為總理。未幾，路政改隸郵傳部，民國為交通部，各省商路，大都收歸國有。新寧路歷二十餘年，猶是商辦，可謂碩果僅存者矣。今粵省有官庁派員整理之議，宜該路股東之一致反對也。余因函請惕生，轉商粵省政府，俯允該路股東之請。不審果能轉圜否。

十月二十七日甲子晴 五十七至六十度

接滌珊報告，華洋委員分会主張寧屬沙洲圩隄工借撥閩坵二萬八千元，溧水借撥二千元，仍由省署令財政庁埃徒陽運河，劉河開工，設法籌還云云。按，去年旅京同鄉請撥閩坵振捐，係指定為徒陽運河，劉河工程之用。今沙洲圩，溧水，因災請振，省政府自應另籌撥給，乃竟就現成閩坵借撥至三萬元，並不通知兩支会与議，雖有財庁撥還之說，業已化實為虛，聞之令人增慨。

十月二十八日乙丑陰微晴 五十七至五十四度

今日為繼室金夫人五十生辰。余既不受賀，并謝絕親友送禮。惟夫人女戚，素所往來者，諠難固却，爰借包衙前內姊汪宅，設筵招待。已刻，大女僭妾毓藍來。晚，寫少農訊，告以大女三十日起程北上。

十月二十九日丙寅陰小雨 五十三四度

單束笙來，言擬下月初北上云。

十月三十日丁卯陰雨 五十一度

巳刻，大女辭去，妾毓藍隨行。余派洪升照料送至京，並發電致少農，恐郵函遲誤也。寫馮曉青，蔣伯言訊，商請展期帶徵貨稅增捐，撥充徒陽運河，劉河工程之用。

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雨 五十一至五十四度

寫金陵道尹徐錫丞訊，為金誦南說項，由其携寧自投。

題顧伯平醫士象贊【彭子嘉軫顧子福如所請。】

吳下自昔多名醫，活人秘術紹軒岐，顧君功與良相媲美，三十餘年名四馳，有子亦能傳家學，辨方嘗藥父兼師，君今往矣神宛在，歷久悠然繫人思。

挽林輝如聯【前署崇明縣知事，病故滬寓。】

念作宰有聲，瀛洲猶仰甘棠蔭。

悵修文赴召，海上驚傳薤露歌。

挽柳彤雯聯【嘉善紳士，家在楓涇。】

王道實始治鄉，樂利惟謀桑梓福。

門第堪稱通德，繼承又見子孫賢。

挽沈叔詹聯【湖州人，前浙江省長，病故京寓。】

去年訪故舊蒞京華，記曾懷刺登門，晤語緣慳，公已病。頻歲竭民脂供軍用，譬諸為炊無米，澹災計左，我滋慙。

十一月初二日己巳小雨陰 五十四至五十七度

寫黃稚鶴訊，寄平望。寫王晉民訊，為稚鶴說項，即由渠詣同里自投，候示。

十一月初三日庚午陰 五十一至四十度

帖華來，悉陳企柳月前病故，太屬旧友又弱一箇。寫奚縣長訊，略謂，下車之始注重水利，果能由議論而見成功，則地方蒙福，何幸如之。增寄「崇明自治必先保坍說」印件。

【大雪】十一月初四日辛未晴 三十三至三十七度

天氣奇冷。巳刻，出門拜客，以月前內子誕辰，有來道賀或送禮者，例當一一致謝也。申刻，仲仁來。

十一月初五日壬申陰 三十六至三十九度

巳刻，到局。閱沈鈞君『勘淮筆記』。其結論扼要語如云，西人之治水也，盛漲則涓滴不使停留，低落則涓滴不使浪費。其作用在有靈敏之閘壩，可立時啓閉，以資操縱。故蓄水洩水，悉合預算。又云，導淮工程，皖為腹部，應以防禦高水位為主，而支流之疏導與閘洞之加增為埝。蘇為下游，應以排洩高水位為主，而閘壩之改良與支流之浚治為埝。但蘇不排洩，皖即防禦仍難收善良之效。故二者之中，尤以蘇為主，皖為埝。又云，必令水大則宣洩合度，為害之水不使停留。水小則限制得宜，有利之水不致浪費。其蓄洩統籌，利害兼顧之目的，則不分中外彼此，正自相同。余按，沈君注重閘壩，反復言之，足為治水準繩，不僅適用於淮河流域也。惟水大宣洩，亦有限度，設盛漲之區，距離閘壩較遠，必須若干時間，排洩若干尺寸，而大水所經，不免泛濫之虞。余故為太湖流域低鄉圩田計，要當高築隄岸，以防潦水。是隄岸與閘壩有相輔之益，必隄岸高厚，而后閘壩之作用愈見明顯也。

十一月初六日癸酉晴 三十九至四十二度

巳刻，到局。午正，返寓。申刻，訪仲仁，借『百城煙水』⁴³⁾一部，是書為吳江徐臞菴【崧】，長洲張文一【大純】康熙三十年前所輯。凡例謂，書名取華嚴經義，第古今名蹟何止百城，姑從蘇州一郡始，所紀名勝古蹟，分蘇州府及所屬之吳縣，長洲，吳江，常熟，崑山，嘉定，太倉，崇明八州縣為九卷。蓋在雍正分縣【前】三十餘年也。

挽常州惲禹九聯

右族紀陽湖，金紫豔稱門第貴。

噩音伝建業，倉黃痛失棟樑才。

挽徐子山夫人聯

饒有孟光風，勤儉一生堪作範。

且收潘岳淚，崢嶸三子足娛親。

挽朱稚竹夫人聯

懿行可風，賴有悼文伝德曜。

浮生若夢，聊將達語慰安仁。

十一月初七日甲戌陰 四十二至四十六度

新委崇明警察第二分所長張家幹來，原籍安徽，寄居淮安。

十一月初八日乙亥【天暖雨】 四十六至五十度

寫陳聘臣唁函，昨有書來，乞【為其先德】遺象題詞。

撰陳企柳誄詞

平生締交多諒直，古嚶老友君其一，作宰之江民戴德，筮樞吳中号称職，無如蹭蹬前途塞，廉吏難邀上官識，傷君中風成痼疾，四五年来久離別，昔歲況復避鋒鏑，水陸那堪經播越，君今長逝塵緣絕，猝聞噩耗淚欲滴，有子肯堂能繼述，我作誄詞道其實。

十一月初九日丙子陰 五十一二度

寫蔚芝訊。五省聯軍戰敗後，孫氏投奉，邀直魯軍為援。蘇皖浙三省人反對之，聲言組織自治，冀免戰禍。浙江有兵兩師，足以自衛，蘇無一兵一卒，奈何。余謂，募兵不分省界，駐蘇軍隊果能服從民意，蘇省認供餉糈。惟應守兩條件，一由蘇人公推軍長，二軍隊須簡閱改編，点名發餉。余書此，以質之蔚芝。

十一月初十日丁丑雨 五十二至五十四度

潘子義，子起服闋。午初，詣海紅坊行禮，略坐即返。寫馮曉青訊，言徒陽劉河工振分領閩坵事。

十一月十一日戊寅陰 五十五十一度

午後，訪仲仁。陽歷十二月四日『新聞報』載，天學研究会預報上海大風潮，略云，本會預測民國十六年九月中，即夏歷八月望後，又十八年九月中，即夏歷八月初，上海將有大風潮經過，屆時江浙沿海及上海南北市地形低處，恐為潮水所淹，望各界預為防備，免受臨時損失等語。西人研究天文日有進步，姑誌之，以證後來之驗否。

十一月十二日己卯雨 四十九度

陸仲英，吳江人，寄居蘇垣，樂善好施，余為第二保嬰局募捐，仲英慨助每年二百元，殊為難得，今秋病故。又徐孟咳之尊人，向致力於教育事業，

近年作民政幕僚，冬初作古。均屆開吊之期不遠，余以有里門之行，乃先往吊之。晚，梁仲蘋來。

十一月十三日庚辰小雨陰晚晴 四十七至六十三度

午刻，候下行快車，到蘇站遲三刻，沿途亦有停頓，抵滬已申正一刻。寓新惠中房，有汽管，故熱度較高。晚，省盤來。

十一月十四日辛巳陰 五十九至六十六度

晤竹君，談兩刻。訪惕生，恪成，皆未值。姚伯猷【昌頤】來，杭州人，為勸查崇寶界址委員，見地頗持平。晚，雲岑約至倚虹樓西餐。綬金同年在座，談時事，為之慨然。戌正，散。秀齋來，以樂同鄉保坍章程見示，大致皆仿堡市辦法。

十一月十五日壬午雨 六十三至四十七度

已初，上朝陽船返堡。龔劍秋亦在舟次，過余艙閑談，頗不寂寞。未初，回農隱廬。

十一月十六日癸未陰 四十七八度

梟警佐陳月波【文溶】來，挾稱調查各鄉情形，擬辦冬防云。

十一月十七日甲申晴 四十二三度

午前，王溯翁來。午後，南九，仲明先後來。申刻，冬節祀 先。

【冬至】十一月十八日乙酉晴 三十七至四十度

朱少謙來。少謙老成篤實，余聘為保坍會保管處處長。

十一月十九日丙戌晴 三十五至三十七度

楚良來，約明日開理事常會。郇膏來，言調查田畝事，為徵收保坍捐也。

十一月二十日丁亥晴 三十三至三十五度

午後，詣大通廠，晤奚度青知事，王溯沂委員。申刻，至保坍會，開理事常會，催促調查畝捐，預備辦料等事。傍晚，歸。

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晴 三十三至三十五度

巳刻，奚鼎長來。午初，至保坍會。午正，赴大通廠王秉臣，施頌嘉之約。申正三刻，散。

十一月二十二日己丑晴 三十五至五十五度

午刻，乘大運船赴滬。新惠中客滿，大抵杭嘉避兵來者居多。遂至孟淵旅社，得一小房間權住。室中溫度高，與鄉間迥異。

陳誦洛記鄉先達周文之七十年前上海感懷詩，曰，天地刀兵劫，東南服食妖，薦紳鳩毒誤，風俗雉媒嬌，廉恥四維喪，奇淫百貨饒，貞元人事復，淳悶到漁樵。寥寥四十字，可為今日上海寫真。按，七十年前為咸豐之初，滬上狀況已如此，若今則愈趨愈下矣。安有返樸還淳之希望耶。

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晴 五十三至三十七度

卯刻，起身，乘七點上行快車。九點一刻，到蘇。在車站候轎夫，未至。十點三刻，乘人力車返寓。

十一月二十四日辛卯晴 三十五度至三十七度

陸仲英家領帖。午刻，往吊之，留膳。晤潘經耜，曹智涵⁴⁴，蔣季和，錢強齋，顧選青，費仲深諸君。

輓如皋凌子蘭聯

家世習韜鈴，八旬重拳鷹揚宴。

年華登耄耄，四代親貽燕翼謀。

輓高郵陳厚卿聯

得官不仕，謂阿附權貴可羞，自是識度迥超流輩。

教子成名，以空譚學理為戒，想見生前惟重躬行。

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晴 三十五至四十度

寫宝山縣馮寄裁⁴⁵知事訊。

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晴 三十七至六十三度

乘十二點三刻下行快車赴滬，寓東方旅社。

報載，江西取消張天師，沒收其財產，謂其惑世誣民也。洵為快拳。按，

易笏山『仁書』云，張道陵之輩，全乱天地人，而非復天地人也。其最乱於祭祀之礼乎。天地人之必合者，仁之無間也。神祇鬼之必分者，礼之無紊也。有無紊之礼，乃能成無間之仁。張道陵之乱，不僅如九黎乱德民神雜擾也。更不僅如天主天方之褻天玩天也。且曰，驅天神，遣地祇，役人鬼矣。且以天神地祇皆為人鬼矣。夫必人死為鬼者，始有姓氏也，乃今天神地祇，皆有姓氏矣。如此誣天誣地，顛倒悖謬者，不一而足。誰為之乎，非張道陵為之，即其子孫徒衆為之。儒者因其鄙陋而不屑与辨，而朝廷或且采其說而著為祀典，是且為天主天方所窃笑者，而中国乃相沿而不悟，何耶。又云，張道陵之乱，起於東漢，固由其祖張良假託神仙，以倡於家，亦由兩漢之間讖緯盛熾，以助其瀾而行於世乎。鄭氏之註礼也，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云云。所引者緯書也。讖緯之書，起於戰国之末，以詐相傾，以怪相怵，浸淫於兩漢，以之表異，以之惑衆，以之逢惡，以之獻諛，皆不仁者為之也。鄭氏引之而為專門之學者，必力護師說，以求張其門戶，甘自昧其心，而欲使人共昧，則亦不仁矣。易氏之論，甚為精闢。

十一月二十七日甲午晴 五十四至六十三度

約雲岑在倚虹樓午餐。写陸涓漁，味辛訊，坵寄滬寧，滬杭甬兩路乘車券，請換發新券也。偕雲岑至中国書店，購『風水祛惑』一冊⁴⁶⁾。婦安丁芮樸著，月河精舍叢鈔本。約黃叙倫在倚虹樓晚餐，告以余歷次乘大運輪船，購票帳房皆推讓不取。余感其意而媿無以報，爰在蘇垣貧民消寒會，代大運帳房捐助拾元。茲將取証託叙倫，轉致之。

【十六年陽歷一月一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晴 五十六至六十三度

写徐錫丞省長訊，并坵汪貫一函，為郁繼生迭次被控，都出於捏名越訴，請令県知事確查，以明是非。酉刻，雲岑約至倚虹樓晚餐。亥刻，恪成來譚。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申晴 五十五至六十四度

旅社房中有熱汽管，故溫度較高，与蘇寓相差在二十度上下。内子自蘇來。申初二刻，到。酉刻，偕恪成在都益処請客，孟莚孫，楊千里⁴⁷⁾，沈衡山【淇泉⁴⁸⁾同年之姪】到。亥初，散。

十一月三十日丁酉晴 六十三至四十五度

巳初，上朝陽船。內子同行。未正，抵堡口，即返農隱廬。繼生來，留晚膳而去。

十二月初一日戊戌晴 四十三至四十七度

南九，鄒膏先後來，言保坍畝捐地數，正在調查中。傍晚，壽民弟自上海來，留宿。

初二日己亥晴 四十六至五十八度

巳刻，楚良來，言將赴外沙。約一星期即返。午刻，偕壽民弟上朝陽船。未正二刻，抵南門埠，即到家。酉刻，赴君鏞姪會席。按，會為四總，共十五人，集壹千元。首次收款在十二月，嗣後一歲兩舉，以六月十二月為期。三五七會各總輪收，餘俱卜彩定之。訂有會規。會款細數如下。首會各出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六厘。二會已收出八十元，未收出六十五元七角二分。三會出六十四元六角二分。四會出六十三元三角三分。五會出六十一元八角二分。六會出六十元。七會出五十七元七角七分。八會出五十五元。九會出五十一元四角三分。十會出四十六元六角六分。十一會出四十元。十二會出三十元。十三會出十三元三角三分。十四會不出，餘四十元，九會至末會均分。十五會不出，餘壹百二十元，七會至末會均分。因會各出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六厘。

與會姓名 首總王君鏞，馮東甫，袁西民，郁伏辰，黃繼南，華鼎賢。二總劉莘甫，鄒駕白【，龔亞虞，陳子懷】，黃君翔【，王喻甫，姚鼎操】。三總王紫君，沈方千，湯【理民，傅圻】。四總王冠生，王丹揆。

【小寒】十二月初三日庚子霧小雨晚虹見 四十九至五十三度

巳刻，奚鼎長來，言平協安沙抗租風潮，業戶酌減收數，已有解決辦法。申刻，朱偉丞【大斌】來。

十二月初四日辛丑陰 四十九至五十四度

巳刻，答候奚鼎長。申刻，立先，子佳，賓谷先後來。子佳本在錢塘道尹公署，以懼戰事假旋，家況甚窘，欲另覓事，亦頗不易。

十二月初五日壬寅雨陰 五十至四十三度

郁垂崙處借得『清代県学生員録』一冊，係從龔氏桐石山房編輯本照錄者，是學冊之類也。歲科試一等姓名與新進生均錄全案。

十二月初六日癸卯陰 三十九四十度

垂崙來，言學冊輒鈔寫，不無譌誤，黃鑑清處另有一冊，可以借來校對。戌刻，陸龔外甥女與其婿陳亞雄來，談至亥正而去。下榻東街施宅。

十二月初七日甲辰晴 三十九至四十三度

卯初，起身。天明後，奚県長函告接寧軍署電令，西鄉抗租風潮，從嚴懲辦，擬開緊急會議，屬余再留一日。余即訪奚県長，告以行李已上船，西鄉事宜用外巖內寬方法從容處理，勿過操切。遂辭別出城。遇賓谷，稚菊見過，余亦以上說告之。辰初三刻，乘朝陽船返堡。巳正，至警所略坐，即返農隱廬。

十二月初八日乙巳晴 四十一至四十六度

龔萬之來，謂社會借穀，刻以市價昂貴，斗需二千文，一時頗難收還，渠自認捐兩石云。

十二月初九日丙午晴 四十一至四十六度

作「勸告協平鄉良農文」，為疏解抗租風潮也。文曰，協平鄉之田，多數產稻，号称上腴，為全邑冠。顧近年屢起抗租風潮，業佃之間，時有齟齬。何耶。余有田二百畝，坐落協安沙長字門字圩內，承種之佃，少則數百步，多則數千步，計共三十六戶。余以今秋收成歉薄，屬帳司酌量減讓。十月初旬開倉，月杪報竣，間有欠戶，約至來年補納，毫無違言。此三十六戶者，非皆良農耶。又聞親友之家，孟仲兩月中，陸續收完者，不在少數，則所謂良農者，當什伯倍於三十六戶可知。顧何以有農民會者，聚眾鳴鑼，要求減租。甚至借共產名義，駭人聽聞。噫嘻異矣。夫田在某鄉，業戶得所有權，佃戶得承種權。每屆秋收，花穀成數，或分或議，視年歲豐歉為標準。論其實際，本是共產。在業戶固應體恤佃人，而佃戶亦應尊重業主，利害與共，休戚相關。非泛泛陌路比也。吾知為良農者，決不願鳴鑼聚眾，以要求減租也。而乃有悍然出此者，恐是農以外之人，借農民會之名，愚

弄吾良農耳。其真有佃農雜乎其間者，大率少数不良分子耳。抑或畏惡少之逼迫，不得已而隨聲附和耳。然而誤矣。無論觸犯刑章，身家破敗，即遇長官仁厚，法外施恩，而業佃互相水火，既傷感情，遂成仇恨，不啻兄弟之同室操戈也。不啻手足之自相殘害也。一切痛苦，仍惟業佃分受之，而他人不與焉。事後追悔，其何及乎。余為協平鄉良農計，以為王道之成，始於治鄉。人類進步，自有軌塗。佃農之有賴於業戶者，其事至夥。試就目前扼要言之。其理應要求者，約有五端。稻之歉收，由於秀而不實，即係螟蟲之害。宜組織鄉農會，研究藏種選種防旱施肥諸法。更須有力之家，籌設稻作試驗場，以資仿效。此應要求者一也。農田命脈，在乎水利。除民溝各自注意開掘外，所有幹河支河，須照業食佃力舊章，分年修浚。此應要求者二也。備荒之法，莫善於社倉。余在堡西提倡，已歷三稔，春放秋還，隣里多稱便益。協平區域甚廣，至少設倉兩處，經理與捐輸，胥賴富戶任之。此應要求者三也。沿江坍岸，不宜忽視。業戶田多，西坍東漲，受損尚微。佃戶承種有限，一經坍沒，貧無立錫，流離失所。現在內外沙籌議保坍者，接踵而起。協平地尤肥饒，保衛在所當急。此應要求者四也。逸居無教，古人所戒。保育之道，學校為先。協平僻在西隅，戶口繁而讀書識字之人少。強者失之暴，弱者失之愚。宜由教育局酌添小學，而尤仗本鄉有力之家，多設私塾，功課俱以適於農村者為斷。此應要求者五也。總之業戶智識高，力量大，能為佃戶謀幸福，則情誼融洽，尚何抗租之有。凡屬良農，本無抗租情事。果能為之興養立教，家給人足，佃戶再租，自較容易，洵兩利之道也。彼少数不良分子，亦必潛移默化，而歸於良。豈不美哉⁴⁹⁾。

十二月初十日丁未晴半陰 四十三至四十七度

寫錫丞省長訊函，為張貼華，江海飄說項，皆寄蘇，由本人自遞。

十二月十一日戊申陰半晴 四十七至五十四度

祝汪禮卿五十雙壽聯

縞紵夙聯歡，孔李高情薄雲漢。

觥籌齊祝壽，樊劉仙眷集春明。

挽殷楫臣【濟】夫人聯

生於望族，嬪於華宗，守禮足知門第貴。

相夫有道，治家有法，食報惟在子孫多。

十二月十二日己酉陰半晴 五十三至四十七度
写趙竹君，張仲仁訊，為当道借徵畝捐事。

十二月十三日庚戌陰雨 四十五至四十八度
巫崙寄來學冊兩分，拋云借自高子勳，黃鑑清者。鈔写都潦草，有殘缺處。申刻，調元來，謂接陸氏訊，悉乃翁患病甚重，急往省視。余留其用膳。傍晚，即東行。

十二月十四日辛亥陰晚小雨 四十七度
写周贊堯，張子佩訊，為英退庚賠，有建議用之農業及建設事業者。太湖流域規復閘座，擬分撥二百萬元，須在委員會提議，請二君協助顏駿老妥辦。以周為外交部通商司長，張亦長於外交者。

十二月十五日壬子陰微晴 四十三至四十五度
楚良，巫虞，南九來。保坍會向地方款產處商借五千元，由余立摺作為存款，令南九与李麟洲接洽。

十二月十六日癸丑晴 四十一二度
家塾与求己小学，均今日放年假。午刻，設酒筵宴諸教師。写潘子義，申子万訊。

十二月十七日甲寅晴 四十至四十二度
写徐省長訊，為趙劍老由京匯寧徒陽運河工振款四千七百元，請即匯交常州和慎銀行。又写馮曉青訊，接洽前事。

【大寒】十二月十八日乙卯晴 三十八至六十一度
午刻，上大運船。晤水警區長池月喬，謂昨往協平鄉調查抗租事。抵吳淞，即別去。未正，到滬，寓東方旅社。申刻，詣大生紡織公司滬事務所通崇海三廠董事聯合會。酉正，散。戌刻，胡克之【為和】大生三廠監察，包靜菴【久達】滬事務所職員，代吳寄塵送議事錄來，簽字。

十二月十九日丙辰晴半陰 五十七至六十度

房間有熱汽管，故溫度較高。未刻，赴姚錫舟大東菜館之約。談及堡市保坍會紗捐，大通廠久矣，新歲開盤，即行帶徵。定購『中西醫學報』一分。戌刻，袁觀瀾來，談洞庭東山浚墾情形。觀瀾為教育家，對於太湖流域水利，畢竟不甚明瞭，況挾有成見，而可與之言乎，稍稍辨論，即別去。

十二月二十日丁巳晴 六十一至四十二度

已初，上朝陽船。施甥孫濂，自蘇假旋，亦在舟次。未刻，抵堡口，過天后宮，察看修理狀況。至保坍會略坐，即返農隱廬。程葆瑜【本德】，皖人，生長外沙永隆鎮，龔少卿先生之外孫，畢業於南通紡織學校，在九江紗廠服務。近因戰事停工，此間隣居顧生元祥與程同學，在鄭州紗廠服務。今秋病歿，廠中有崇籍同學數人，函託程生來堡查詢顧氏家況。父老有疾，妻亦有疾，二女尚幼，家產甚微，擬集廠中恤金與同事贖儀，存典生息，以維持其家人生活。用意甚厚，可以勵薄俗，程生就商於余，亟贊許之。留宿而去。

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晴半陰 三十八至四十二度

龔萬之偕隣里陸雲漢，黃兆巖，沈達卿，季黃氏來，為田地事涉訟。姚前知事判斷失當，就質於余。詢悉兩造並無爭執，其所以成訟者，皆由其隣施某播弄，姚前知事不察，枉入人罪，何其謬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己未陰 四十至四十三度

瑞豐沙運來租稻一百六十餘担，擬就此間碾米發售。未刻，步行越小豎河，至施瑞卿家略坐。瑞卿勤於農，兼營商販，家頗小康，距余家約三里餘。

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晴 四十至四十五度

亞虞，繼生來。亞虞調徐雨同為農場技術員。求己小學教員，即令雨同自覓一相當之人替代。

十二月二十四日辛酉晴微陰 四十至四十七度

繼生帶一武秀才朱兆巖來。住居趙公隄北。堡市保坍畝捐，並未派及，該生誤聽人言，表示反對，致畝捐頓生障礙。余面加開導，尚知悔悟，且願

向隄内有田之家，勸令納捐，以成義舉，遂温語遣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壬戌晴 四十二至四十八度

調元報告乃翁礼齋先生二十一由保嬰局回家，二十三寅刻長逝。先生為嬰局建屋領款，月初冒寒進城，住蘇宅。余曾訪之。旋携款到局，病勢甚重，屢瀕於危，而卒能安然，返蟠龍鎮，考終正寢。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如是。朱少謙來，謂鄉間對於保嬰局，一經勸導，均承認照繳矣。写姚錫舟訊，請定大通紗捐帶徵日期。

十二月二十六日【癸亥】晴 四十一至四十八度

写調元唁函。写陸鑑宜訊，告【以】礼齋先生為嬰局建築，積勞病故，宜商之益友會，有以賻之。味辛寄來滬寧，滬杭甬兩路乘車証，作書答之。

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子晴 四十一至四十八度

亞虞，丹甫先後來。写束筮訊，略謂，海關二五坵加稅均已實行，外交情勢之轉移，真足耐人尋味。都門各機關經費，此後當有著落。所慮仍耗之軍事耳。

十二月二十八日乙丑晴半陰 四十五至五十二度

楚良來，言今午進城，新歲至外沙，過初十再來云。

【陽歷二月一日】十二月二十九日丙寅晴 四十六至五十二度

搏九來，言省令借徵畝捐事，日前奚知事令各区書編造業戶花名冊，既非短時間所能辦竣，而如何借徵，尚無妥洽方法。此事殊為難云。傍晚，祀先。亥刻，懸掛喜神。子正，就寢。

註

- 1) 清·鄭燮『道情十首』一卷，『家書』一卷，上海掃葉山房，1922年。
- 2) 清·茅炳文『師山詩存』，師山茅氏，1860年。
- 3) 『尚書』太甲中。
- 4) 丁文江(1887-1936)字是在君。筆名是宗淹。江蘇省泰興の人。日本とイギリスに留学，動物学と地質学を学ぶ。帰国後，格致科進士。

- 中華民国成立後、工商部鈛政司地質科科长、農商部地質調査所所長など。ヨーロッパに派遣、パリ講和会議に顧問として参加。中国地質学会を組織。『努力週報』を創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後、北京大学地質学系教授。胡適らと『独立評論』を創刊。中央研究院総幹事。地質調査中のガス中毒で死去。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5頁。
- 5) 朱有濟（1886-?）字は作舟。江蘇省宝山の人。吉林印花税局局長、上海造幣廠廠長、江海関監督、財政部総務庁庁長、財政部次長など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338頁。
 - 6) 袁思亮（1881-1940）字は伯夔。湖南省湘潭の人。1903年の挙人。農工商部中兼参議上行走、工商部秘書、國務院秘書、印鑄局局長など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1109頁。
 - 7) 「致陳省長論改革里排書」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近代中国史料叢刊続編第40輯395・3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初版1939年）、巻二。
 - 8) 姚祖義。浙江省臨安の挙人。1926年7月から11月まで崇明県知事。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県志輯10）、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初版1930年）、附編巻一。
 - 9) 杜錫珪（1874-1933）字は慎臣、慎丞。福建省閩侯の人。清末、イギリスに留学し海軍に学ぶ。後、第二艦隊司令、海軍総司令、海軍部総長などを歴任。1926年6月から10月まで國務総代理を兼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426頁。
 - 10) 馬は韻目代日で21日を指す。
 - 11) 清・王慶雲『熙朝紀政』六巻、1898年。
 - 12) 「攤丁塩税宜撥助地方救貧事業税」（丙寅）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巻一。
 - 13) 「附攤丁塩税各県隸属表」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巻一。
 - 14) 「財政部誤解塩課性質之駁議」（丙寅）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巻一。
 - 15) 王清穆は月ではなく虫偏を用いている。また「大田」は「大雅」ではなく「小雅」収録。
 - 16) 清・王筠『説文句読』三十巻、四川尊經書局、1882年。
 - 17) 張雲峰。江蘇省松江の人。1925年11月から崇明県水警隊隊長。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巻一。
 - 18) 齊霖。江蘇省江都の人。1923年から崇明県承審員。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巻一。

- 19) 唐文治『茹經堂奏疏』三卷, 1926年。
- 20) 「茹經堂奏疏序」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四。
- 21) 『孟子』離婁上。
- 22) 唐文治『茹經堂文集』一編六卷, 1926年。
- 23) 『農隱廬文鈔』所収の「勸告邑人助保坍文」では「直」ではなく「値」。
- 24) 「勸告邑人助保坍文」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二。
- 25)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百三十卷, 吳興劉氏希古樓, 1925年。
- 26) 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釈』六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2年。
- 27) 吳承志『唐賈耽記辺州入四夷道里攷実』五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1年。
- 28) 吳承志『横陽札記』十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2年。
- 29) 吳承志『遜齋文集』十二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2年。
- 30) 吳承志『漢書地理志水道図説補正』二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1年。
- 31) 吳承志『今水経注』四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 1921年。
- 32) 吳玉樹『宝前両溪志略』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 1922年。
- 33) 陳文鎔。江蘇省塩城の人。1926年9月より崇明県警察所一等警佐。王清穆主修, 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卷一。
- 34) 李儀祉(1882-1938)原名は協。字は宜之。陝西省蒲城の人。京師大学堂を卒業後, ドイツで土木・水利を学ぶ。帰国後, 南京河海工程専門学校教授, 陝西水利局局長, 西北大学校長な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後, 華北水利委員会委員長, 導淮委員会工務処処長, 北方大港籌備処主任, 救済水災委員会委員,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長, 黄河水利委員会委員長など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554頁。
- 35) 奚侗。安徽省当塗の人。1926年11月より崇明県長。王清穆主修, 曹炳麟総纂『崇明県志』附編卷一。
- 36) 沈紹勳撰, 沈祖綿校訂『沈氏玄空学』四卷, 1925年。
- 37) 陸建章(1879-1918)字は朗齋。安徽省蒙城の人。北洋武備学堂を卒業, 新建陸軍に入る。中華民国成立後, 陸軍第七師師長, 陝西都督, 威武將軍など。袁世凱の帝政を支持して失脚。後, 総統府高等軍事顧問となるも, 馮玉祥とともに段祺瑞政権に反対し, 徐樹錚に暗殺される。『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1351頁。
- 38)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 1892年。
- 39) 黄汝成『日知録集釈』三十二卷, 嘉定黄氏西谿草廬, 1834年。
- 40) 王先謙『葵園自定年譜』三卷, 長沙王氏, 1908年。
- 41) 王先謙(1842-1918)字は益吾, 葵園と号す。齋名は虚受堂。湖南省長沙の人。1865年の進士。会試同考官, 国史館総纂, 実録館総校, 日講起居注官, 国子監祭酒などを歴任。1888年, 辞職して帰郷。岳

麓書院主講となり、変法を支持する南学会と対立。後、湖南諮議局議長。『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92頁。

- 42) 李蓮英（1848-1911）直隸省河間の人。原名は李英泰，字は靈傑，道号は楽元。入宮後，李連英と改名。俗に李蓮英と呼ばれる。咸豊年間に宦官となり入宮。慈禧太后に抜擢され総管太監となる。慈禧太后の死後，出宮。陳玉堂編著『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442頁。
- 43) 徐崧『百城煙水』九卷，影翠軒，1690年。
- 44) 曹元恒（1850-?）江蘇省呉県の人。字は智涵，滄洲と号す。医師。『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1135頁。
- 45) 馮成。浙江省紹興の人。1921年2月から1927年2月まで宝山県知事。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編纂委員会編『宝山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65頁。
- 46) 丁芮樸『風水祛惑』，苕溪丁氏月河精舍，1875年。
- 47) 楊天驥（1882-1958）字は千里。江蘇省呉江の人。上海の南洋公学に学ぶ。北京政府国務院秘書，無錫県知事，呉江県長な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後，交通部秘書，監察院秘書などを務める。『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2123頁。
- 48) 沈衛（1862-1945）字は友霍，淇泉と号す。浙江省嘉興の人。1890年の進士。翰林院編修，甘肅主考官，陝西学政を歴任。『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735頁。
- 49) 「勸告協平郷良農」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二。